



White binding threads visible at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大泌山房集卷之二百二十九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七致題辭

自枚乘爲七發而傳毅張衡崔駰馬融王粲張協陸機胥擬之論者謂其規倣太切了無新意至曹子建七啓亦所不滿而獨取柳州晉問以爲一洗漢晉沿襲之弊余竊謂七之體反覆攻難其大指在卒篇耳卽子厚所引宮室飲食二端未嘗不與發啓同文之媿惡要不在是子建才分八斗捷七步號繡虎而遭其忌兄猜防迫迨殆不可忍七啓之亂志在用世是猶責躬應詔贈白

馬三詩與求自試通親親四表之指也孟嘗王孫七致
蓋穆然咨嗟有子建之思焉國家推恩宗人厚然食而
非愛見賢而不能用項稍寬禁罔俾就四民業第自中
尉以下耳如孟嘗徒以虛名王之何益夫有能爲七致
如孟嘗使不得比於漢天祿唐供奉可不爲扼擊哉議
宗正條者得是說而存之必爲之改絃易轍矣

題夢古齋藁畧後

曹子桓云孔融體氣高妙不能持論理不勝辭梁鐘嶸
品詩言建安曹氏父子篤好斯文彬彬之盛大備於時
永興以來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孫許相

庾諸公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不佞謂天地
凝嚴之氣盛於西北溫柔之氣盛於東南建安諸子多
西北人故有風力江表東南故宜不類仲佩王孫居趙
建安遺迹具在讀其藁與江表諸公不殊豈地氣自南
而北耶夫江表建安並行天地間胡可廢也仲佩以夢
古命齋直欲超建安而上之不佞卑之無高論誠得齊
名江表是亦足矣

荆豔題辭

貞成與吾邑諸才儁爲文酒會綠桂朱華芳菲襲人千
里命駕攜一編曰荆豔以相視皆詠物七言律詩也問

何以名豔曰許叔重云大也好而長楊子雲云美也蓋
宋衛晉鄭間方言在詩大雅豔妻扇方處余嘗觀舊畫
本若漢宮春曉唐人畫繡之類率長大姣好女色以豔
爲尚久矣其以名詩何也曰詩莫難於詠物必據古確
審庀財宏博擬倣明切而後合作詩莫難於七言律必
聲響諧和字句工麗意與流暢而後合作二難詎易得
兼豐而不美則鐘離春之肥項大節也美而不豐則細
腰宮之餓人也○是詩也豐美兼之故稱豔焉左氏於宋
孔父妻公子鮑皆曰美而豔男女色通名豔以豔色名
豔詩夫誰曰不然晉范甯評春秋三傳之文謂左氏豔

而富業已先之矣其以豔屬荆何也曰宋玉賦有之東
家之子增一分則太長減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
朱則太赤豔莫善於是荆豔楚舞載左太冲賦中賦者
古詩之流諸荆人而爲詩傳神肖象體物不遺其原出
宋玉賦故稱荆焉昔者荆人南冠羈晉之軍府而操南
音晉人以爲君子先生荆人也寧遂忘之邪不佞顧語
貞成訓詁家人所歆羨亦謂之豔惟楚有材惟晉用之
楚詩豔乃爾晉人見者有豔心矣子游晉知晉已事乎
藐姑射山神人肌膚如冰雪淖約如處子帝堯見而宥
然喪其天下則豔若之豔者非也并門歌舞妙麗閉目

不窺已是一重公案則不豔若之豔者非也吾將安居
貞成笑不答

題楚狂歌後

沔司徒傅公喜獎拔里中後進於李生少白尤所嘉嘆
嘗作楚狂歌贈生生以文酒自雄儲無擔石而有俠烈
丈夫氣是歌足以發之於時爲隆慶初元當事者頗搜
求遺佚弓旌相望生庶幾有以自見歌中亦三致意焉
無何公起家爲司徒不數年免免踰年卒而生落魄如
故去公後且二十年巔毛種種無復相存如公者生每
誦歌慷慨流涕作荆卿易水上態乃屬叔弟更書一過

日寘左右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王
處仲賞咏其言以如意擊唾壺爲節壺爲盡缺生之指
得無類是耶嗟乎司徒憐才使人沒有餘思重其隻字
之褒如華袞李生褐寬博落落無當於世而國士之感
沒身不衰兩者交相重也生無子以其弟之聳俞茂才
某爲子他日有問生所以受知司徒狀是歌也中郎之
虎賁也問司徒所爲愛士狀是歌也令尹之優孟也

書滴露軒藏稿後

侍御葉公得沈司成文二十一篇校行之汪歸安亦司
成門人復梓其滴露軒藏稿則李宗伯元父爲序序言

司成不規規司馬子長匠心而出居然典刑余謂子長
叙事及所寄慨處自是千古絕筆惟短於談理若禮樂
書無能自造一精語司成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豈俗儒
可及濂洛關閩超漢儒林文苑而直詣鄒魯矣

題鴈蕩歌後

自禹貢作而山海水經倣焉其後有志有記有賦春容
大篇或數萬言未有以詩爲山史者文體繁詩體約故
也郭景純爲江賦猶曰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
於筆而況於詩乎詩家登覽之什不啻汗牛欲以寥寥
短章該名山大川故實與經志記賦之文提衡並駕誰

歟東越山鴈蕩爲冠友人王永叔南游焉爲七言歌之
六百三十字蓋一丘一壑之勝與夫四時景物相映發
之奇窮態極變纖悉備具不必展閱圖經而茲山爲几
席間物也詩惟詠物易傷體至以一詩括全山毫末象
肖其使事非類餽餽卽議論沓拖耳永叔此歌聲調中
律位置合度而精工藻麗之句沉鬱豪宕之氣流暢委
宛之致無所不入在山爲實錄在詩爲當家吾不知後
來何如固已前無古人言右丞詩有畫畫有詩朝川
別業離其目爲二十而各以五言二十字詠之此何必
右丞能辨永叔工於詩復工於畫他日爲鴈蕩圖與此

歌並傳王氏又增秣苑一美談矣

讀蘇侍御詩

詩以道性情性情不擇人而有不待學問文詞而足故詩三百篇風與雅頌等風多閭閻田野細民婦孺之口而學士大夫稍以學問文詞潤色之其本質十九具在即雅頌作於學士大夫而性情與細民婦孺同其學問文詞亦就人倫物理日用常行爲之節文而已今夫澣私抱衾執筐縫裳細事也履武敏不圻副褻語也公子同歸征夫邇止婦嘆於室有依其士輾轉反側首如飛蓬隱衷柔態談之或含羞而聖人悉以被管弦金石歌

宗廟朝廷無亦謂是性情之真通諸天下後世不可易乎魏晉人詩始用學問文詞然本諸性情者故多自宋迄唐則學問文詞專用事而性情塵有存者流弊迄今非但與性情不干涉卽學問文詞剽襲補綴日墮惡道矣吾鄉二三君子起而振之自操機杼自開堂與一切本諸性情以當於三百篇之指雖不諧衆口里耳弗顧也余嘗謂以學問文詞爲詩譬之雇傭受直受事非不盡力於其主人苦樂無所關繫譬之俳優苦樂情狀極可粲齒流涕而揆之昔人本事不啻蒼素霄壤何者非已之性情也獨六朝人閨閣艷曲與俗所傳南北詞及

市井歌謠往往十五國風遺意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此之謂性情古今所同是以閤合蓋無意爲詩而自得之其在宗廟朝廷所作則學士大夫先有作詩意橫於胸中更倣古詩營構故其詩受學問文詞束縛去風雅頌彌遠性者天下大本情者天下達道大而三千細而萬物遠而八荒千古無一不供吾驅使無一不受吾陶冶宇宙在手萬化生身何但一詩詩本性情而緣飾以學問文詞歌則八風從律舞則五色成文其極至於動天地感鬼神豈夫覆瓿疥壁之語付之秦灰有餘穢者哉詩道凌遲非但爲性情之賊亦學

問文詞之辱矣吾鄉二三君子矯矯不凡其人爲誰就余所見袁中郎蘇潛父兄弟是也

又

余友鄒孚如嘗言王元美先生卮言抑白香山詩太過余謂此少年未定之論晚年服膺香山自云有白家風味其續集入白趣更深香山邃於禪旨條然物表又不立嵯岬門戶故其詩隨語成韻隨韻成適興象玲瓏意致委宛每使老媪聽之易解而後可否則再三更定是以真率切至最感動人威權如天子猜刻如憲宗讀其諷諫百餘篇而善之有自來矣儒者言柳下惠不羞汗

君不卑小官不去三黜不嫌袒裼裸程於側而中自有
三公不易之介彼流俗倣效爲晉人放達名教掃地遂
使神州陸沉遊戲三昧豈凡夫俗子所能王先生恐效
香山而失之故峻爲之防所謂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
下惠之可耳唐人推尊香山廣大教化主而杜牧之疵
其纖艷不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母女交口教授
人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治之使後代有
發憤者司空圖云力就而氣辱都市豪估李珣謂憲宗
朝輕薄之徒摘章繪句譏諷時事謂之元和體亦有所
指此論固不始自弇州非但詩家卽禪家燒木佛施棒

喝豈可平等皆然守爲常法若以世眼觀無真不俗若
以法眼觀無俗不真孚如首肯後寄余詩亦學白而終
未免縛律余復論之果位菩薩三十二相百寶瓔珞莊
嚴妙麗種種天然而變化神通在在具足以此論詩卽
子與今元美昔香山未易輕許然元美與子不盡如香
山蓋恐損詩名故不若香山大放厥辭近於無名欲孚
如復言禪家固有首座多聞聞音起舞者何妨上乘名
在詩欲在詩名蓮花生汗泥而不滓斯所貴耳香山以
禪爲詩以詩爲禪前乎此者有王右丞後乎此者有蘇
端明與香山村相等三人詩格各因時代不必求異不

必求同此其入禪深處夫無名名之至也無名欲欲之至也安所逃乎昔人有引禪宗論三種其一隨波逐浪謂因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截斷衆流謂超出塵外非情識可到其三函蓋乾坤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俟香山破綺語戒除事理障覺於第三種尚未達一間嚴滄浪曰學漢魏晉與盛唐詩臨濟上也學大曆以還詩曹洞下也論詩則是論禪則非臨濟曹洞有何高下余不知禪無以復孚如第就詩論香山有言風月花草三百篇所不廢大都假以風刺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後人餘霞成綺澄江如練落花委露別葉辭風去六義不河漢

取又曰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自是不易至理香山弇州互相發也袁中郎蘇潛父皆香山分身中郎瀟碧堂集出如雞林賈人以百金易白詩一篇如女子誦得白學士長恨歌索價數十萬潛父集三十卷秘不示人茲得其新詩少許行之當令肆中紙貴恨不起元美孚如九京共相賞咏耳

鴈字詩跋

龍君御寄余鴈字詩藻瞻新奇余以爲無可復措手處已費國聘寄余十二章沉雄典麗使人駭矚龍本和袁家兄弟後見中郎瀟碧堂集中高華清遠信爲妍倡詩

七言律最難合作詠物最易傷體前輩大方集中莖莖可數也三君自成一家言而才情學力韻致調格無不盡美多多益善殆難甲乙第以年齒鴈行耳詩道於今極盛而後進好事或漸兆衰相三君振之功自非小語曰詩亡而詩在楚斯一徵也小修詩丘長孺許寄未至題靈碧山房賦後

楊嘉復先生入仕三十餘年而僅副憲使以養母乞歸遂不復出二十年矣先生家在芙蓉山前有小山曰靈碧就其趾築隱居焉審曲面勢因時置宜凡爲齋閣亭軒庵窩門徑岑洞泉石之屬二十有六題名皆以疊字

系之以五言四句詩而總叙論之曰靈碧山房賦先生之子翹卿觀察以眎余晉中余聞晉介子推言身旣隱矣焉用文之然而龍蛇之歌何爲者哉曰晉文公譎而不正恩怨不能遣諸胸中舅犯濟河請辭而寺人披豎頭須不得見幾罹公宮之禍子推之懸書國門也欲其君釋舊憾收人心故使之聞之而嫌於以身爲招故去之或曰夫夫望報厚而不勝怨其君誠寡恩其母何罪辭之足矣何至於逃綿上之田母不得食乎今去子推時遠其心安能踰度請就事以論口隱而身不隱以文爲隱則不可口隱而身卒隱以隱爲文奚不可之有楊

先生賦靈碧隱在文前文在隱後無媿詞矣余卽先生文窺其隱先生志在經世而以不遑將母致爲臣而去其初隱以母也旣歸而翹卿仕敷歷中外寔奉先生之教功不必已出其終隱以子也仕不忘親隱不忘君君臣父子人之大倫先生全備而無憾讀其賦與詩無幾微不平之感亦無幾微自矜之意君子哉賢於介推遠矣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昔人取文之大者四篇陶元亮歸去來辭與焉余謂元亮隱君子也要以能潛能見能大能小容有所不足且當易姓革命之日匪隱安之隱而文如先生邇可事親遠可事君有用之文莫大乎是孰謂隱焉用文哉故以先生之文而嘉其能隱因先生之隱而善其能文又第取先生詩賦與古今文士相方末矣翹卿以爲然否

涓城吟草引

蘇使君以時行部德安竟月而成詩數十章友人何典客裒而名之曰涓城吟草涓水出德安西稱涓城示不忘古也不佞讀公詩類唐劉文房文房於大曆中以詩著聲幾與初盛抗行今所傳隨州集是已文房初爲觀察使坐謗左遷晚而刺隨所治僻左饒餘力爲聲歌而其中不無缺望以故氣常不平而調語時相似近體十

篇以後猶之歌渭城一曲耳使君自部署提兵執憲當先皇帝故鄉監千里郡者二無所不得意簿領殷湊舟車旁午不勝獨賢鞅掌之患而理詠不輟備體極致以方文房才情何如也夫隨於唐稱雄州今第爲湏屬且他日求故實者取草與集而並按之將無謂使君有衙官屈宋之意乎使君謝不敏湏城之役幸得從典客倡和下里巴人之音假典客以傳諸同好聊見吾旅寄踪跡而已嗟乎此使君所以跨有隨州也

蔡伯達七言律詩引

詩之有七言律也自盛唐而體始定工其言者代不數

人惟杜工部獨擅大家錯綜變化多多益善信乎書窮萬卷光騰萬丈矣蔡伯達貽余詩一編皆七言律杜陵章法句法字法咸備而興會風致固自超越其官又工部也大匠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巧者不過伏習者之門伯達於工部伏習久而巧生焉杜陵有言詞華哲匠能今之哲匠舍工部安屬哉

李民部鴈字詩題辭

余在晉陽得龍君御和二袁鴈字詩與洪孺傳咀賞詠之復得費國聘袁中郎所作合爲一集然尚未見小脩詩已而龍君超揚文弱各以其詩來則余予告歸不及

授梓矣曹丘生季布俱楚人游揚其名意如是耳豈敢以楚盡天下士自是四方和者彌衆不可勝收比見李元祉民部三十四章用事精切而渾成構語密緻而馴雅立格整嚴而流暢如山陰道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令人應接不暇如凌雲臺材木大小輕重一一相得於以並驅中原莫能尚矣民部著述甚富此特一斑余竊意有天地來卽有鴈有文字來卽有詩前人所爲鴈字詩若賦不多傳傳不必盡佳今諸君子討論潤色擬議變化真千載罕邁事兩間物理取之無盡人心靈明用之無窮出愈奇多愈善行愈遠久愈新國家文運治運昌熾未艾斯焉可徵誰謂詩小技乎哉夫鴈字不足盡詩詩不足盡民部乃欲以楚盡天下士非余所知也

律詩千首題辭

韓民部价卿爲七言律詩必千首而後已其志甚銳其力甚勤余于詩無所知聞之能詩者詩莫難於七言律以唐之盛工不數人人不數篇思深者易晦情勝者易淺氣壯者易麤詞工者易靡調平者易弱古今選諸名家簡一篇壓卷迄無定論可不謂難乎价卿先務其難者何其說在庄稚圭之論治性也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又在杜元凱之論兵也譬如破竹數節之後

迎刃而解也。必千首者，何其說在揚子雲之論賦也。大
諦能讀千首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衆神巧者，不過習
者之門。又在庖丁之論解牛也。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
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
新發於硯。余憶唐楊汝士賦詩自謂壓倒元白，今所傳
文章舊價桃李新陰二語，雖事實稍切，風格卑卑，似未
堪令元白短氣。然香山雲裏高山，海中仙果，沉舟側畔
病樹前頭，小有意耳。而劉賓客亟賞之，徐凝白練青山
之句，風斯下矣。白姝喜誦，皆不可解。大抵元和而降，唐
詩寢以陵夷，卽名作者好尚評論如此。此此七言律所以
爲難也。价卿千首如沈休文評陸士衡，煥若緝錦，濯色
江波，其中寧復有一片衛文之服。令元白楊劉見之，若
爲讚嘆，或曰价卿新司，擢淮上來，得淮陰侯兵法，多多
益善，豈其然乎。

登岱集跋

孫公守吾郡之三月，而某謫居壽春。壽春則吾郡走陪
京道也。冠蓋所經，誦公布德施惠與民更始，其精誠格
於神明，早求卽雨，潦求卽霽，清漢安瀾，金堤千里，不佞
異公治効，何捷也已。而得公登岱集，蓋爲郎時上計都
下，還以便游岱得記一首詩七十首，寥廓之觀，峻拔之

標烟景變化之奇英靈矜嚮之盛一覽若在眉睫間而後知公之治效夫有所助也按五經通義言岱爲羣岳長東方萬物始交代處王者報功告成必於岱宗張華亦言岱爲天帝孫主人生命不腆郊郢

肅皇帝之豐鎬也肇基受命隆禮備物吾郡名號埒於兩都奚啻長羣岳而已公以天帝視肅皇而以吾郡視岱宗承暴殫魚肉士民後一掃而更張之囹圄空虛商賈願藏於市全活生靈萬數禮曰天地溫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岱在東北而吾郡在東南公於彼

心會之於此力行之盛德仁氣有自來矣公羊有言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雲乎治効之捷固其所也今詞賦家或稱得山川之助而所眺聽吟咏類以發舒山川勝美抑自寄其況止耳殊於政理無所補益公以游助德以德行政夫所謂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者豈虛語哉

題唱喁草

詩有六義風居一焉說風者莫善乎莊生天籟人籟是已夫十五國之風大都出田野間巷匹夫匹婦之口莫知其然而然人也實先天也學士大夫采而爲之潤色

節奏聲依永律和聲八風從律不姦人也亦後天也人不能勝天因之而巳彼十五國詩非潤色節奏不可以風要以冷風小和飄風大和順其自至疇能強造於大塊噫氣之外耶梁奠宸詩名唱喁唱喁風之隨者也奠宸家東海上知風之自以風爲詩以詩爲風發天倪和天鈞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奠宸乎抑莊生有言風之積也不厚則負大翼也無力而後乃今培風奠宸積而培之御之旬有五日而返搏之九萬里而上不佞順下風而進拜耳

沈相如落花詩題辭

鐘記室品丘希範詩點綴映媚似落花依草是詩中佳致謝正元風定花猶落追步惠連是詩中佳句句亦以有致故佳耳今稱詩人往往而是求如此致殊鮮至詠物尤不易得頃日四方好詠落花詩自余所見可十許人未必合作沈相如三十首篇有佳句句有佳致可爲丘謝兩人敵手茗溪漁隱叢話以謝詩用一句名世相如勝人多多許擊節嘆賞因取昔人語爲評目焉

署玉手談跋

晉謝道韞譏弟玄學不進爲塵務經心爲天分有限南齊王儉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不謂然僕自少至老無

他事縈念今公少卽執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記未必勝
僕後徵事果屈況夫州縣之職徒勞人耳敲朴誼囂犯
其慮牒訴倥偬裝其懷琴歌旣斷酒賦無續孔稚圭所
以移文周顥也黃文叔署玉州可四月簿最詳緻期會
不爽賓旅如歸兩造之辭片言而解又以其暇與名流
勝引覽山川誦典籍弔古述懷宴會贈答之篇備諸體
而累萬言古人一行作吏此事便廢文叔安得是詩而
稱之或謂陶元亮令彭澤四十日卽解印去故其詩冲
澹温粹合於自然爲六朝冠文叔令虞城十有八日自
免今玉州亦署事耳意在有無之間詩是以勝不然若
爾殊也則惟在方寸間哉

宦中禪草題辭

劉勰所謂志深軒冕而泛詠臯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
外真宰不存翻其反矣乃知吏道坐自拘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則惟在方寸間哉

友人費無學家訓文章篇曰爲僞兩漢易爲真六朝難
今作者皆摹兩漢僞容失六朝真影豈不信哉其言六
朝文架學九垓矯才千仞詞往鑄古議來駭今以此思
難難可知已六朝時四聲韻未行不甚拘閔乃今四六
必平仄相間與律詩等不以字傷句不以句傷韻事欲
當而不複格欲整而不滯意欲貫而不弱氣欲暢而不

肆卽六朝人操觚未必與今調合也定遠徐生榛示其
邑令諸葛孟旭宦中裨草率四六體披文相質機杼天
成若三十輻共一轂爪足骨骸蓄藪可規可萬可水可
縣可量可權合而無迹也若畫績之事青赤爲文赤白
爲章白黑爲黼黑青爲黻雜四時五色爲巧錯而不亂
也若弓蕭幹柎隈敝角帑芟網緝積而相得也若雜佩
瓊珠衡牙琺瑯玳瑁觸而成聲協和也四六長技無出
其右矣孟旭西浙才士精於吏事爲江北諸邑最他著
作富且工此青鳳象片羽耳余謂徐生無藏弄爲帳中
秘宜懸國門使費生見之可轍才難之嘆

太霞洞天賦跋

梁州西南傲有魁父丘其下甌脫耳周象賢得之號曰
太霞洞天而遂以名勝聞域中則地以人重也象賢眇
小儒生舉孝廉爲令左官博士復左官王門以老甚矣
其不善宦也而少師事楊用脩爲古文辭中年從于鱗
元美子與明卿敬美惟敬諸作者游因有太霞詩若文
海內人士想見其地靈人傑直欲褰裳濡足把臂入林
則人以文重也此卷賦與書及首題四篆字皆豐人翁
筆人翁精書法善屬文秬林巨擘今賦成於七十以後
不失當家獨書覺老病態然覽者終不能輕議則人以

稅重稅又以名重也象賢子亦字用脩才似父而落魄甚糊口四方令一奚奴囊負此卷以從縱橫萬里首尾數十年與出入臥起惟恐失之夫成佳壤空天下物寧能逃者人子思親所嗜不忍遺忘沒身而已此物此志可施後世而無朝夕用脩所重不在山川不在文稅亦不在名矣余於人翁騷不中奴僕書不中重臺爲識其後方以資展卷時嗚噓云爾

春雪稿引

宋玉對楚王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

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余讀其詞翩然神王又恨不生同其時得所爲陽春白雪者而聽之也然考楚故實周季郢人善歌者自三閭大夫外無如玉而玉復不爲士民衆庶所許可其對楚王語意者取以諷喻非真有其人與事耶新都人任山甫宦楚游郢最久稱詩甚富郢中人無論識不識皆曰任山甫詩人夫玉之才不見譽於士民衆庶而山甫名以遊郢日益顯郢與山甫交相爲重者也山甫雖遊郢人乎其

所往還酬和要不過數十人余因字其編春雪而語之

曰樂府家稱陽春白雪其音不傳久矣山甫罷官歸益肆力於文章儻有意乎補亡否也山甫好遊郢不腆足以共杖履它日再過之更爲引商刻羽之曲吾曹數十人將無若觀射於矍相之圃者之勵存也余篋中多山甫詩以非出郢中不錄郢今興都也或曰當在江陵

又跋

江左稱任筆沈詩而彥昇以爲病晚節轉好著詩用事過多辭不流便於時人士有才盡之嘆山甫彥昇裔孫也筆妙流布人間用之金石殊有巧思然以結客不治家人生產資用日貧獨吟詩不輟末年愈益好之平頭

奴子負錦囊背汗淫淫下也余讀其詩宛轉清麗大有風人之致儻所謂窮而工老益壯者耶彥昇難爲祖矣

二嶽吟草引

大江東西山以嶽名曰匡廬雲岩是已匡廬則瀑布三疊面彭蠡背九江雲岩則天門香爐五老石橋奇詭特至卽五嶽不能以其全加之矣何仁仲游二岳詩若干篇風韻高逸神情圓暢片語隻字偏長獨勝雅與二岳相肖文章得山川之助信有之乎不佞從杖履後不能吐一辭以酬二岳夫豈惟愧二岳何以稱仁仲友也

續環谷園詩跋

文章小技詩又其小者也而非才不能名一家卽名家
矣或視年力爲消長故有還筆奪錦才盡之後若出兩
人手者卽唐一代三百年人才輩出豈不相及而其詩
初盛中晚升降汗隆不同日語甚矣才之難也程光祿
禎卿所居環谷園日理詠其中因以園名詩詩膾炙人
口有年所矣初集則沈太史君典序之更二十餘年而
有續集馬職方新甫友人王太古序之藻不傷質婉不
傷體較初年有益無損余濫吹詞林將四紀于詩學步
學輦今強持三寸不律毫毛與頭俱禿與齒俱墮與肉
俱省瘦與氣俱萎茶而禎卿故步自如得無天之賦才
有獨厚耶禎卿嘗從許文穆王弇州諸宿儒遊師承自
正尊人南岡公以詩名子凌鳳復嗣響焉丹牘堂構三
世彌盛矣王伯良爲禎卿中表戚言禎卿詩得之園居
仕于朝使于四方未嘗忘故園則未嘗忘故園詩詩故
久而不替使君旣天分有限復三仕三已塵務經懷頃
所以都不進余爲之快墨而謝

程才逸詩引

程士賢以材官執贄而見余恂恂然儒生也士賢時稱
其兄才逸吾難爲弟已而宗人茂才用貞又爲余誦才
逸詩不作恒語久之才逸同士賢造余白哲美髯吐納

有致其長士賢財以月計而文采固不啻稱兄矣讀其詩五七言律皆百篇絕句十之四古選歌行十之一大都就其性情所近而無誇多鬪靡卽其景物所觸而無強造牽拘清辭麗句淋漓毫素間字曰才逸不虛耳新安素封侯相比連車騎結守相然而相鼠茅鴟雄狐杖杜不達詩義實繁有徒才逸待次大官令倍蓰其先程鄭而能詩若此過人遠矣昔昔人謂秦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宓曰孔子三見哀公言成七卷盖有不可默默者以僕之愚猶恐革成子之誤耳余非得才逸詩幾何不以皮相士也謝瞻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以爲三絕士賢用貞亟稱才逸名由此益著夫三程何必減三謝哉

汪汝任詩題辭

仲尼言誦詩三百使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是時列國大夫聘問往來亟稱詩以諭志而登高能賦者許其才可爲大夫今大鴻臚官屬入則掌國禮禮無所不有而時出使四方蓋兼周官所謂大小行人司儀象胥掌客掌訝之職顧其人起家率與司馬長卿同而文無似者登高能賦稱詩諭志不負專對之命余所見罕矣妹婿魏穎超雅能詩吾家之殷洪源謝仁祖也不得

志於賢科而仕爲典客比使越還亟謂余言其同官汪
汝任者昂昂若野鶴之在雞羣已出汝任詩讀之諸體
步武古作者而亦奉使入雲中歷諸當路塞還道齊魯
游吳越所過名山大川勝槩遺蹟徘徊顧望輒有吟咏
四方薦紳大夫能言之士或當筵授簡或郵筒往來若
嶰谷管之和鳴而燕燕之上下其音也斯可謂能賦而
論志不負專對者哉余故叙其集而嘉之汝任穎超交
相勗也才人典客交相重也其自今始矣

率意吟稿跋

先方伯舉嘉靖丁酉鄉試座主爲侍御史慈谿東岩馮

先生衆中特見褒異後按中州以行宮災逮至吾郡杖
于庭下獄先方伯視藥物相啓居恨無可爲地後十二
年登進士以水部郎使武林則公沒矣復以僉憲叅知
兩仕浙數存問其家公之孤孫舜弼君爲諸生有聲先
君喜吾師有後而君厄一第以明經貢除三衢廣文甫
兩月遂卒比余承乏秉越憲君長子邇嘉爲邑尉次子
邇英與長孫憲兆俱以儒生就試邇英見錄而憲兆以
病罷又十許年尉與憲兆俱卒京師而次孫憲堯持君
詩名率意吟稿者示余君生平多賦詠以暴卒佚其草
次子蒐輯才百之一二其語自具一家機杼不與雕蟲

輩鬪靡君二歲無父十四歲無王父王父鮮家人產貽子孫獨文集一編先君傳之耳君孳孳孤寡外無交援能肆力于學試爲冠首又以其餘稱詩與王父埒能可謂文孫矣彼厚積以遺所不知何人豈不愚哉諸孫不假優孟干澤而第守此遺集惟恐失之是亦人情所難余繹思先方伯報德一念蓋五世不敢替爲識其末如此且以詔夫爲清白吏者世濟其美天道固有知也

張後之詩題辭

張助甫先生與七子同時齊名七子自婁江下雒外大半爲餒鬼而先生子後之登賢書能爲先生詩頃以近

作視余屬余爲評張氏在前代詩名家者不可勝舉第言晉人巧用文字務爲妍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則有若茂先詞采葱蒨音韻鏗鏘風流條達曠代高手則有若景陽後之誠不多讓父子有詩名者第言唐人說子均毅夫子禕薦子又新文琮子戩與錫然或僅數篇不皆成集而調不必初盛後之所著富一一範其父馳驅不爲大曆後語唐諸家所不如矣陳琳在北見張紘柙榴枕賦曰此吾鄉里張子綱作孫權語虞翻中州士大夫謂東方人多才但恨學問不博欲卿一詣許交見朝士折中國妄語兒卿不願行便使子綱齊稱張緒過江

未有當求之北士中天之生才豈以地限先生生平推
重婁江特入吳造訪因盡與其名下士交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遂能獨步一時後之再遊金陵今買扁舟遊武
林攬結東南之美見其進未見其止也余久客白門儉
楚如故媿無以相長念先生沒且二十年誦其子詩而
饗之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當如漢樂府所云耳

徐仁仲七言長律題辭

唐人七言長律不多見李供奉別山僧高常侍宿田家
高廷禮品彙不收謂其駢偶佳而律未純惟以崔融清
江王建溫庭筠四篇備一體耳杜工部亦有四篇所謂

文從字順音響沖和不在四子後而復遺之何也旣推
尊杜大家爲全唐一人豈所重自有在不必是耶然八
篇中多者僅十韻豈才有所限抑或以易傷氣格故不
爲耶施肩吾有百韻今不傳豈誇多鬪靡不盡工耶蓋
難言之矣豐城徐仁仲兩篇寫懷者百韻秋夜枕上半
之初讀之若總雜無倫而諦視之實整蔚有序引事摭
情鍊句琢字新清藻艷宏肆閒婉種種具足分其才藝
何但可了十人仁仲少年領解傲睨一世惟以翰墨爲
勲績不問家人生產久困偕計就常調爲縣令有上官
以檄徵文惡其無禮置之不應卒坐謫遂不復出託

於酒以自遣無何卒矣遺文散佚殆盡友人雷元亮水部珍此兩篇爲版行之才如仁仲流落不偶可爲扼擊幸得元亮以傳千載而後人知仁仲有施肩吾所不敢望者彼稱子大夫位極人臣無得而名焉視仁仲何如仁仲才鬼與唐數子爭衡於九京此其勝場矣夫

林憲父詩題辭

林先輩憲父家世莆中其尊人新徙真州真州十萬家賈人十九能詞賦之業者殊鮮卽先輩三數人耳憲父旣以工博士家言上第又善爲詩此三十章四言出入風雅五七言在韋孟間近體絕句上擬高岑下不失錢劉以此奏真州宜其若西家施魚見之深逝鳥見之高飛矣憲父早失怙母撫孤以節聞教子義方至老不易其素詩中如江河有鳥諸篇皆表章人倫懿美所謂別見孝弟之性者當於古人中求之始得

琅玕館詩題辭

琅玕見禹貢爾雅山海經蓋珠也或曰樹之子似珠或曰流離之類有五色符瑞圖則云玉有光景者而後人以名竹按經史載竹若蒼筤若孚尹若嶰谷金門所產中律呂其色聲不減珠玉此名固非虛美劉叔夏貧士居琅玕館如張廌結屋蔣詡開徑日讀書其中得趣殊

深故所爲詩鮮潤象竹之質清遠象竹之韻勃挺象竹之節綿密象竹之苞疎豁象竹之致卽名叔夏詩琅玕可也何必托之竹與館乎呂覽有言人不愛崑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已之蒼碧小璣有之利故也貧士有此其善守寶矣

僊都詩志跋

古人志山川如東方朔十洲杜光庭武夷之類記錄皆累千百言如酈道元水經註及諸家所載筆舌品詠旨趣不乏然財數語爾未有以詩爲志者李覺初家居仙都之麓離其景爲十各系以七言律一章於是二十九

洞天一百六峰五十九灘之勝若在几案詩以七言律爲難詠物尤易傷氣格覺初詩清言溢目秀色可餐象成圖事成史與摩空羣峭相映發讀之淵淵成金石聲覺空谷足音傳響彼宗少文臥遊猶須四壁鄰僧施青溪未盡曲折視此何如犬馬齒長濟勝之具寢不如昔一旦若貌我丘壑中無問買山資無求縮地術幸矣夫

何玉長諸刻題辭

余嘗聞弇州兄弟誦李于鱗白松詩無一語不切實無一語非正始大家之調可以超前絕後近年海內爲鴈字詩者數十百人體物徵事殆無遺方然于詩趣不必

甚合比見何玉長所作亟稱之是詠物第一手已讀他詩若賦記序疏之文莫不入三唐六代闡奧已晤其人魁岸類西北健兒曾之遼海談東夷北虜情形知彼知已馳域外之議運帷中之畫與尋常封事傳檄迥不相謀真奇男子也于鱗睥睨一世士鮮游其門弇州兄弟座上客常滿假令至今存白雪樓主人必爲長心折弇澹二園據左席者有避走耳夫山人而能詩詩人而兼長他文文士而能爲策士楚儉固陋罕所睹記而晚乃得之玉長玉長閩人也閩自宋以來經術理學雄視中原而鄙薄辭賦業爲小技今斌斌特起軼吳越而上之如玉長者與其家仲言子朗輩並列文學傳中古今相輝映矣

姚仁甫詩草題辭

吳門姚生仁甫兄弟五人一爲諸生其二仕爲州佐其一尚在校獨生委而去之子死不憂謝其妻客金陵家故饒卽金陵所構室亦累千金坐耗盡矣人召之飲不辭飲不多輒醉少年長夜歡呼生垂頭齟齬聲若與歌相應惟苦吟詩詩自吳人口吻其言曰人孰不死不聞人稱曰某有妻某有子也則有妻子與無妻子何異惟詩數篇可以傳遠客或病生僻于好名余謂好名有甚

于此者吳故事有之烈士傳云干將作劍三年而成劍有雌雄天下名器也以雌劍獻君留其雄者謂妻曰吾藏劍南山之陰北山之陽松在石上劍在其中君若覺必殺吾爾生男以告之君殺干將妻生男名赤鼻伐松得劍君感夢購求赤鼻赤鼻迹山中遇客刎首奉君列異傳以爲莫邪爲楚作劍事吳越春秋以莫邪爲干將妻當其鑄時金鐵之穎未肯淪流夫妻斷髮剪指投之鑪中陽曰干將作龜文陰曰鑊耶作湯理干將莫耶名迄今存夫以一劍成名殺身棄妻子不顧姚生欲以詩顯名後世不樂有妻子余方爲其妻子幸又何怪焉或

問仁甫吳人詩較吳劍若何其鍛鍊鑪錘神采鋒銳寧在二劍下是宜自珍賞不屑與戀戀妻子俗人語也

題詹詹言

王右丞遠於禪旨取維摩詰作名字無論以禪旨爲詩得上乘秘密卽諸題詠雖壯麗新巧而清遠澹逸往往悟禪於言外故雲裏帝城中春樹一聯謂有禪機信不謬夫禪色卽空空卽色不卽不離余嘗誦右丞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談禪莫精於是崇川王夢覺五言絕句百篇或言禪或不言禪要之味如甘露如醍醐色如青蓮如優曇華令人言下

有省設逢五祖呈偈衣法不付神秀必屬槽廠中人豈
右丞前身轉世耶其題曰詹詹言義取莊生晉人語禪
率歸莊老夢覺退處其小者也

華陽近草題辭

友人吳伯乾游華陽月許得詩草若干篇示余余按華
陽之勝開於茅氏而盛於陶隱居當秦時有歌謠祖龍
問其故遂改臘嘉平欣然尋仙追漢平之朝盈兄弟隱
句曲改爲茅山而茅山父老復有歌詠其事至貞白則
以頑仙不如才鬼一事不知爲儒者恥而華陽天司農
玉童與楊羲許掾桓凱郭四朝輩仙真訓倡益斐然矣

豈山靈故憐才好文而仙之有文才者胥從寓託耶不
然何以山形如巳字而始皇東遊鳴鼓擊鐘萬聲齊唱
洞駭山澤讚樂吉兆勒銘素壁曾不聞厭射其穢耶伯
乾此草似得金津潤液之所溉卽不知與三茅君授左
元放神芝何如然石竈間寄生樹作曲蓋形亦奇矣

黃山詩跋

黃山名勝尚矣幽深阻絕人跡所不至十五近日始刊
木開道窮極秀巧雄大之觀蓋宇宙創見事也汪鳴瑞
七言律四十韻總括此山峰巒澗壑纖悉具備可爲山
圖可爲山志置諸座右恍若身御軒龍翱翔雲表詩中

有畫又此山創見事矣識之作臥遊一助

題孟生鴈字詩

楚人爲鴈字詩余所見者費龍兩袁小楊之屬多不過
十二章君超三倍之業已不羣今孟生七言六十五言
三十抑何富麗工巧也其友湯劉兩君評許甚至良非
溢美余三復口呿而不合舌橋而不下久之乃謔曰昔
人善畫馬者遂墮馬趣足下發揮鴈情形無遺蘊矣將
無作鴈王乎

馮長卿詩題辭

馮氏故吳興圭組之族而長卿爲諸生甚貧嘗受學黃

貞父貞父爲郎陪京則復負笈從遊余過其寓穿榻敞
席瓶中粟財以日計而工舉子業特勤又以其餘力爲
詩詩精好與舉子業等昔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學者
望如泰山北斗而其子綰衰擢第衰與其孫承爲狀元
然狀元名不著史亦不載以長卿舉子業取高第無難
而極意稱詩良有以也夫詩與舉子業殊塗而未始不
相通有學識有才情有氣格有韻致缺一不可拙者合
之兩傷而能者收之兼美長卿以舉子業爲詩皆勝人
可謂能矣夫詩傳自上古而明興舉子業垂三百年前
人以此名家後人安能出其範圍世多拾牙後慧者殊

可厭憎昌黎曰陳言務去憂憂乎難哉余讀長卿詩無一不合古法而中有自我作古者深得昌黎之旨他日卽取高第其爲文苑雄長在此不在彼也

倪飛卿詩跋

姑孰倪郡丞爲蜀令余部西川時察其賢會播事起督府得自除吏遂用爲忠州守嘗以其子孝廉舉子業示余余嘆賞之孝廉方爲茂才也去之十許年見孝廉詩登作者堂奧又三年見其從兄飛卿詩二妙雙文萃在一門矣司空表聖云戴容川謂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黃魯直詩晚歲所得尤深魏鶴山稱其以草木文章發帝杼機以花竹和氣驗人安樂此兩則者飛卿詩評也其自爲序語大有致聊跋數語識之

題李震卿三刻

眞州十萬家而羸多高貲賈人舳舻闐闐彌望風雅之士寥闊罕睹惟吾友李季宣辭賦意氣卓爾不羣今亡矣頃有李震卿者好古能文投余詩及游楚志君山記天門山賦步趨往哲斐然成章昔梁昭明文選賦與詩及諸體皆以文稱而善爲詩者兼長實鮮昭明以賦居文之首無亦視爲難事耶近日詞人析詩文爲二如震

卿具體所難百不得一矣楚山川以震卿筆增色余楚人也無論文不逮震卿卽所覽涉亦不如其廣遠何辭解嘲惟寘之案頭若宗少文臥游自快幸耳

朱脩能詩跋

龔壯作詩託言應璩以諷李壽壽曰省詩知來意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余謂此雖拒諫語實可以論詩今爲詩者倣古人調格摘古人字句殘膏餘沫誠可取厭然而詩之所以爲詩情景事理自古迄今故無二道惟才識之士擬議以成變化臭腐可爲神奇安能離去古人別造一壇宇耶離

夫古人而自爲之譬之易四肢五官以爲人則妖孽而已矣蓋近日有自號作祖以倡天下者私心非之不敢訟言比得鄒彥吉先生序朱脩能詩雅與愚意合脩能選體法漢魏律體法唐大曆以前古人成法得脩能而益見其精修能韻致得古人而善用其長死鬼之常辭爲賢哲之話言彼恣心信腕偷取一時之名庸夫俗子豈不甚快而卒爲大雅罪人下喬木入幽谷亦不善變者矣因識數語篇末鄒先生珠玉在側覺我形穢竊附同聲相應之誼焉

豆花園草題辭

史言左太冲三都賦成世人未重求皇甫子安序遂爲
紙貴而子安才實不逮太冲所著春秋別傳諸書多不
傳其傳者高士傳與晉書中玄守釋勸篤終三論何如
三都嘗讀匈奴傳不識撐犁顧問執燭胡奴而知之太
仲顧借以成名竊所未解無亦以其屢辭徵辟素履幽
貞物情所湊自有在乎金陵陳叔嗣隱於青溪不屑時
榮灌園種豈自給日讀書賦詩其中友人持所爲豆花
園草示余是夫也傲岸榮悴之際頡頏龍魚之間價不
登千金響不徹九臯子盍爲之玄晏余覽竟而遜謝之
叔嗣言不苟華必經典要野於陸機深於潘岳其詩太
冲之亞也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
憂其人子安之流也乃以余爲皇甫倒行逆施矣雖然
余聞衛倫取糗糧進士安士安曰麥也有杏李柰味倫
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吾家園樹多杏時糶麥以杏汁李
柰發時亦如之故兼三味叔嗣詩得之豆花園窺所從
來兼味不啻三者余竊比士安但能知麥味耳

戴瞻侯詩題辭

孟少孤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今
之所謂高士者皆名山人而山人多以詩自高要以冀
薦紳唇齒爲糊口計詩亦不必合作此其風莫盛於江

左而吾楚頃多有之惟監利戴瞻侯不然瞻侯家自溫
給雅好遊其遊不向人借資雅稱詩其詩不襲人餘唾
一洗山人習氣庶幾高士之風嵇叔夜有言足者不須
外不足者無外之不須也無不須故無往而不乏無所
須故無適而不足瞻侯游廣陵得二姬羸於范少伯扁
舟所載士大夫以爲奇歌詠其事或謂此伐性之斧將
不免長卿消渴而瞻侯神明意用曾不衰沮賈其餘勇
稱詩日有逸趣彼其之子如涸鮒泣車轍饑鳥噪野田
以視瞻侯則帝之懸解與疏屬之拘也豈非足不足之
明驗與瞻侯爲山人詩人吐氣爲楚人生色矣

南萍居詩題辭

鮑元則長於詩此南萍居草其寓金陵時作也金陵自
孫吳六朝文獻日新紀少瑜江淹之屬夢錦夢筆率皆
此地地下修文郎盛著靈異殘膏剩腹沾丐後人如是
元則游金陵詩大佳當亦夢中有神助乎沈約構宅鍾
山劉杳贊之約報曰詞采妍富便覺此地十倍齊劉璉
聞張融與陸慧曉並宅秦淮間曰此水必有異味酌而
飲之地故以人重也郗僧施泛青溪一曲一詩謝益壽
曰青溪中曲復何窮盡元則風致不遜昔賢其年方富
游覽吟嘯日異而月不同必盡金陵山川之勝他日爲

地志者流寓藝文兩則中知不一書矣

林鎮父詩題辭

客有閩音而請見者延之入問其名字曰林宗沆鎮父福唐人也小營什一之方而意殊不屑耽耽綴文于相國有葭莩戚往省之京師無何謁歸願一奉李君顏色因出笥中所著爲贄則有演連珠有近體詩若干篇余大異之夫一代文人尚亟羨於貨殖而居奇貨者雅欲懸書都市百金不易一字相國之門英俊並遊借譽左右追時好而取世資何難之有乃啓居外無他干請固已超矣況其屬詞比事妍藻可觀若是哉余所交接布

衣類多墮鄭光業之苦海受韓熙載之艾炷有如鎮父不亦難得而可貴乎相國以羔羊素絲之節表帥朝著無雜賓無私昵吐言則爲訓辭蒞世則爲物軌而里黨姻戚化之研思吟詠博名竹素見其鄉人數輩經承口示指畫悉斐然有致鄒陽不云乎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辨知韓魏時有奇節若謂有待而興余於福唐亦云然

烏私題辭

烏私者吳叔嘉哭母詩也母年九十而卒叔嘉亦踰耆且老禮不應毀爲詩六十章哭之蓋悲歌以當泣耳友人以視不佞質其義按六書烏爲嘆詞烏見虎則鳴見

異則噪人聞鳥噪則唾駭所異見爲其不祥樂府有烏
生鳥栖鳥夜啼鳥夜飛晚棲鳥城上鳥之屬意不盡哀
喪卽哀喪不盡爲親發今率以烏啼歸之哀親烏孝鳥
也純黑而返哺者謂之烏莊子言烏鵲孺烏傳涎而孕
茹沫而哺又名慈鳥母慈子孝以烏之孝知其生能返
哺死必悲啼是以哀親專屬之鳥也讀叔嘉詩孺慕至
性與其慈母生平可以槩見詩有之哀我人斯于何從
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言富者之屋利之所在故烏集
焉此孟子所謂人少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壯則慕
妻子慕君誘於利也管子曰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
相咄父母之愛無解於心寧可與交游比莫黑匪烏說
者以萬類形色不一目睛同黑惟烏體全黑與睛不別
烏以此稱烏之啞啞豈爲寒暑燥濕變其聲哉叔嘉於
是詩也終身誦之庶幾乎終身之慕矣

待芟草題辭

吳沈生造門投刺以其詩待芟草爲贄問所以命名故
曰許叔重說文艾刈草也吾詩草當如是余考周頌載
芟載柞其耕澤澤周禮雉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
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
則以水火變之稻人以涉揚其芟作田與草人掌土化

之法蓋除舊布新去惡長善之義詩有善惡亦有新舊能詩者滌腸濯胃專精極思溫故知新日就月將由此其選也近時人如并州士族好爲詩詵擊諸公虛相讚說其妻泣諫自嘆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是安知已詩之可芟如賣書者言陽五古之賢人作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是安知人詩之可芟沈生自其父明府公過庭以詩爲教而里人范學使王駕部周孝廉爲叙盛稱之足自雄矣復以局守一隅未盡大觀來遊金陵就正四方名下士不求錄而求芟惟持欲芟詩之心而後有無可芟之詩狼莠悉除嘉穀蕃殖矣昔丘靈鞠云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此中顧榮忽引諸僮度妨我輩途轍以余僮荒羈旅侍吳人壇坫奔走不暇而沈生不鄙夷取其言爲重計無乃左耶要自待芟一念推之詩之爲言志也此之謂也

天許樓詩題辭

天許樓詩者友人汪九睦所爲詩也樓何以名天許九睦家青溪諸比隣闐闐稍稍廣其室臨大道不無侵越司空下令亟毀之頽垣仆壁相望獨九睦守故址不違尺寸樓得無毀若天許之云余謂九睦天所許君寧惟樓卽君得有是詩亦天也夫血氣心知人物所同然知

聲而不知音是爲衆物知音而不知樂是爲衆庶唯君子能知樂歌永言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而樂興焉由此觀之詩者天所獨許君子也晚近世稱詩不本于天而人以人從事于是有強造有偏嗜有模倣有蹈襲君新安人善賈用以賈名未窺六甲先賦五言蓋不但童子卽壯夫且沿習爲恒而或倩他人手連篇累牘盛託叙贊以媢人耳目天可欺乎竊笑而唾斥者且隨其後矣君詩根于性情而潤色之事理不能違古人而調格不欲類今人寧瑕爲璧無贗爲鼎和以天鈞中於天籟余故曰君之詩亦天所許也九睦唯唯無何卒其子請終

前諾余曰天鑒在茲業已心許君父敢食言乎爲述初相與談時語而授之以冠其簡端

萍社草題辭

萍社草者福唐謝寓中林昂與其猶子凡夫三人作也按爾雅苹有二種一云苹萍其大者蘋水生者也一云苹蘼蕭陸生者也字同而義異而後乃別出萍字字或爲萍字異而韻同江東謂之藻言無定性漂流隨風而已三人家福唐而爲社金陵蓋汗漫之遊倏然而聚非專用鄉曲私昵故故以萍名其社云余讀其草亦有合者周官萍氏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遊者鄭氏取

名於不沉溺今稱詩者溺其旨矣蹈襲剝剝十蓋六七是草也得之自運閤合往則若無本而浮常與水平然禮月令季春萍始生萍浮於流水則不生於止水則一夕生九子因有九子萍之目是草也以止水之心出之有生趣焉淮南子曰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天地之性也故萍飄聚反之日暴則否是草也各肖其人不相假借根於性也或曰楊花入水化爲浮萍乾道變化品物流形三人者進而求之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乎昔者楚三閭大夫離騷有靡萍九衢之疑三人閩產而詩草傳布通國大都是非所謂靡九衢者哉無問天矣

玄著題辭

楚渾然道人少事儒業雅志長生遂棄家入道結廬峯上以居杖履所至則華陽句曲最稔而吳越諸名勝亦多經涉中間酬酢吟詠不出其家言以按詩法旣備諸體復兼衆長其上者若昭明所選何敬祖郭景純之遊仙次則唐人吳筠司馬退之之屬悉奔走堂序矣余聞晁文元云方士之術凡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耆年之後愈覺清徹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誦道人詩宛若三妙音在耳始信古人言非謬余踰耆之年聞所

未聞幸甚昔王夷甫與安豐說延陵子房超超玄著道人意以此自命未知二王語云何恐不若誦是詩佳也

書二園記後

范蠡用計然之策五以霸越報吳而用其餘策於家若世所傳陶朱公養魚經六畝九島投子守龜之法詳哉其言之也。倘儻之士知略輻湊卽退而江湖岩穴寧詎如庸衆人伎兩耶。吾友何仁仲拜典客未就歸治二園指畫締構往往出人意表卽一草一石皆工於取態而巧於承睫。蠟屐蟻尊自四方而至無虛日矣。不佞嘗信宿其中爲之四顧踟躕幾欲移家相就語曰觀其細知其鉅夫仁仲者習計然之策而先用之於家者也。

碣石吟跋語

騶子如燕燕昭王擁篲先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今四海一君勢無兩大諸侯王不得徵辟士而燕爲帝畿士各由科條進不能於繩墨外有所拔擢陳生久需次都下哀其應酬詩名之曰碣石吟此與騶子所遭殊異乃其題詠切人情物理視夫言不軌而有牛鼎之意者不侔矣。

二餘草題辭

金陵同時有三名德沙門曰雪浪洪恩癯鶴寬悅湛懷

欽義而皆長於詩悅公嘗過余家余僑處金陵甫與義上人相往還也恨未識恩公耳已得義上人詩于友人汪士能所讀之殊佳上人游伯玉先生仲淹仲嘉兄弟甚稔士能每拉余謁其精舍潔不著一塵其人長身豐頤吐詞染翰意致不羣汪氏三公相次卒語次咨嗟欲涕如高坐道人之于周僕射士能因謂余君晚得上人締人外之契請爲叙其詩余觀士大夫與上人往來始盛于晉而上人能詩者亦自晉始盛余取晉諸公評諸上人語以評上人詩道壹文鋒富贍如春圃敷芬條柯猗蔚枝榦扶疎支道林拔新領異胸懷所及乃自佳才藻奇擬花爛映發尸利密精神淵箸可稱卓朗法汰淒風拂林明泉映壑上人詩殆撮諸家勝場宋初九僧不如也余不佞若嵇公于林公勤著脚裁可得去耳安足爲重士能笑曰趙州語徑山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上人名其草焚餘蚶餘有以也君知上人猶覺未盡然評詩雖不中不遠矣

野向文字中... 人各其草... 爲重士... 曰... 山... 不... 向... 語... 不... 吹... 余... 不... 對... 公... 千... 林... 公... 謹... 普... 嗚... 赫... 下... 野... 去... 其... 安... 風... 淋... 林... 比... 泉... 州... 澄... 土... 人... 指... 領... 鼎... 諸... 案... 親... 變... 宋... 吹... 以... 曾... 不... 蕪... 奇... 林... 亦... 闢... 如... 發... 只... 係... 密... 許... 師... 賦... 卷... 下... 辭... 卓... 顯... 去... 太... 對...

天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易粹題辭

東嘉王幼潛潛心易學久而有悟謂孔子言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知太極從易生而不言易爲何物周子曰无極而太極知易乃无極之謂也孔子言太極生兩儀不言所以生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而生之說始明先儒以圖書之義釋太極而太極本然之妙初无形象可擬至陰陽變合而生五行始有一二三

四五之數河圖虛中是已生數極於五成數極於十此天地所忌故虛中不用避其極也洛書從橫十五中則實其用數安得虛又引朱子本義伏羲四圖皆出邵氏自有先天圖而醫家五運六氣道家參同悟真占卜諸書無不從出又謂孔安國言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二墳王輔嗣以重卦爲伏羲安得謂但有圖無文字孔子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耒耜蓋取諸益此神農取伏羲重卦之明驗也又謂後天八卦方位卽黃帝九宮八卦圖而邵子云文王未知孰是余嘗舉古今諸儒不同之論相質難幼潛持之甚堅已付剞劂粗舉其說大略如此幸與鴻生鉅儒更裁訂焉

書余常吉三書後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死而不亡者壽此卽釋氏無生之旨言不盡意使人自悟惟釋教發明無遺蘊耳余讀余常吉所爲書有去病有勸聖有勸覺蓋受之曾楊兩師而又本原羅明德先生今夫人卽悍鷲語及死與病無不欲脫離者知去病則可以生而不死可以死而不生故覺與聖從知病始常吉引法輪經聖人有病相有不病相引道德

經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理最精奧余第舉吾
儒之淺者生于憂患而死于安樂君子以恐懼修省懼
以終始其要无咎余方病讀其書瞿然汗下知常吉之
言藥石生我也

玉梅館漫錄題辭

古之所謂儒者一而已而今岐之爲三曰理學曰政事
曰文章而理學之士獨自以爲儒其於政事文章第目
之爲小才云耳不以儒稱政事實用而文章空言在儒
者尤見厭薄而號爲能文章其人必警敏特達多識前
言徃行沾沾自喜詆理學爲迂闊鄙政事爲猥瑣三者

爭道而馳時有勝負夫理何所不在學何所不貫而儒
者乃拒政事文章於理學之外視儒亦小矣明興儒莫
盛於豫章精微之蘊廣大之用與古名世比隆而固陋
者亦間託焉匿短矜長爲世詬病今襄陽別駕徐儀父
紹明諸先正之業而吳楚士傾嚮之讀其所著玉梅館
漫錄高則蒼天下則深淵出而治則應帝王入而教則
大宗師二氏之微言稗官之細說靡不淹綜偕之大道
而均爲吾用理學政事文章函三爲一洋洋乎大哉儒
者之極致矣海內文章家以弁州爲宗遺編具載備三
才苞萬有而談理學者猶未許以通儒余竊以儀父與

弇州埒是文人一隅之見諸儒所非笑儀父非所安矣
九里開山緣起題辭

紹興郡東南九里有九里山蓋香爐峰之支也宋時游
人特盛有笙歌九里之稱頃少湮廢蓬藿柱乎魁馳之
徑矣張比部肅之搜其幽絕剪其蕪莽爲之帶高增下
凝土度木披文相質恍若肇造不啻還舊觀而已有溪
有嶺有座有巖有關有洞有障有墮有峰有尖有梁則
因乎天者也有園有屋有山房有軒有菴有亭則成乎
人者也肅之記其緣起明了縟繡曲折縈迴令人如山
陰道上行顧司成撮其最勝者二十有六各爲題詠二

公毫端五采所爲詩文宛然圖畫覽者色飛神往於是
九里之名大著幾欲軼會稽射的宛委石帆蘭亭而上
之矣余嘗謂大地所有丘壑泉石禽魚草木天下萬世
公共之物而人以有涯之生羅致爲己私極人工奪天
巧窮美究勢爲耳目玩矜而震之若金谷要而守之若
平泉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亾豈不至愚矣哉卽下牛
山之涕沉漢水之碑不知身名孰親不知吾有大患爲
吾有身亦有情癡也莊生有言山林臯壤使我欣然而
樂樂未畢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不能止
世人直爲物逆旅耳善哉肅之之營九里也知時無止

分無常物量無窮終始無故以是爲逆旅而與衆共之
六通四闢彷徨乎馮閔比于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
木石同壇一切藩籬扃鐻不施防禁彼且爲無町畦亦
與之爲無町畦彼且爲無崖亦與之爲無崖小車輕蓋
蠟屐藜床三餐而返腹猶果然衆人熙熙如登春臺如
享大牢矣非夫胞有重閔心有天游無用知之累無建
已之患安能及此莊生又言稀韋氏之圃黃帝之圃有
虞氏之宮湯武之室規模大小區別過當要以世升降
道汗隆取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其說與
孔子論禮運合肅之宮室圉圃囊括古今貨惡其奔於
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已天下
爲公外戶不閉儻此類乎然則何以詩文爲山有丘壑
泉石禽魚草木也寄也開山而宮室圉圃之亦寄也山
不能無陵谷滄桑之變而何有于宮室圉圃又從而爲
之文亦寄也猶莊生逆旅之說也

北嶽廟集跋

代

直指何公按畿南四郡事且竣簡于部得文學之士今
廣平郡魏丞使輯北嶽廟事爲志志成授下吏某付劄
刷氏某敬申言于末簡曰昔者舜有天下五載一巡狩
北嶽則以十有一月至其至也先柴望秩于山川而後

觀北方諸侯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如五器迄周而禮大備是爲王制自巡狩法廢而使直指使者繡衣持斧巡行郡國若天子實臨之大抵拘牽文法未有講於柴望之禮者也國之大事在祀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載在祀典矧於嶽興寶藏出雲雨比夫禦大菑捍大患者功德奚若而俎豆玉帛不懋寘焉是爲無禮何以能國夫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彼其中心苟簡自恣傳舍其官而秦越其民明德之馨何有何以對越於神不愧則恐藉口敬而遠之耳何公始入界祓濯其心矢於北嶽之神語具集中暮年吏畏民懷與神合德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是以有斯志也嗟乎宇內得如公者代天子巡狩天子卽端拱穆清之上比屋可封薄海安瀾百神受職景福響臻矣某不佞竊窺公所爲志嶽廟者明巡狩之禮所先也所爲能舉禮者其立心行政質諸鬼神而無疑也詎徒供臥游之助博聞之資而已哉讀者惕然有深省矣

世恩錄跋

趙龍伯家有世恩樓蓋其家三世以隱君子之行或輸粟賑飢升聞于朝賜爵級與縉紳大夫伍而爲樓章君賜焉沈啓南先生圖之詠之名臣如謝文正王文恪倪

文毅李文安張文禧吳文定陳玉汝陸廉伯左時翊楊
時秀瞿世用輩爲之詩爲之序彙以成表其時成化辛
丑于今周二甲子而羸矣樓已他屬龍伯得其圖若舊
物光復然者而於祖祠竹林間更爲兩樓一曰思遠一
曰拱辰思者不忘親世恩樓中人也拱者不忘君世恩
所從來也龍伯祖父成進士叔父兩舉賢書而身以明
經入太學上舍風流儒雅名動兩京其弟凡夫博物治
聞隱居小花山爲吳中高士稱首亦有舉武進士爲都
護者奔世載德不忝前人而龍伯繹思繩武不以老困
逢掖衰沮孝子慈孫之道也余惟成住壞空天時人事
孰能免此詩書所載遷邠作豐宅鎬營洛安能長存獨
雅頌典謨與天壤俱垂日月爭光耳龍伯不亟還樓舊
觀而第表章所以有斯樓者君親大倫忠孝大道誦之
使人興榱桷之哀動堂構之想雖詩書所載復何讓焉
樓之存亡新故可無論矣

題汪烈婦查氏傳後

烈婦查氏女歸汪道行道行故文弱以力學益羸劣婦
爲相啓居奉藥餌訊占夢無所不至蓬首垢面朝夕不
知寢食形神俱瘁與夫病等每禱于天願以身代旣革
割股爲湯液啗之卒無驗已視飯含具衣襚畢哭告舅

姑婦也不德構禍于夫爲大人憂給其保母曰吾憊甚恐有弔者至將一浴而就喪次登閣投繯死盖矢以身殉志定而謀豫矣友人程巨源爲之傳云其邑有吳烈女孫烈女渠皆以上聞詔旌如令甲獨汪氏尚有待巨源今爲古人而未有如以二烈事請者婦死三十餘年恐久就湮沒余爲題傳後以告其邑之人與吏其土者急圖之烈婦生乙丑當是嘉靖傳稱隆慶誤也

從義錄跋

海陽汪氏西門之族五千餘人謀修忠烈祠人各以其貲爲助累萬金而獨太學允誠之配曹所出千金置田

以供粢盛又以廩餼其宗之俊又講業祠中者先是太學病曹刳股和湯藥以進卒不起將以身殉而念夫無嗣不血食廼擇所宜立爲後撫育教誨之宗人翕然稱曰婦之赴義也爲夫故也蓋以其夫祔食祠中使沒者妥靈生者比德衆皆諾而采其事本末爲從義錄余惟利令知昏鬚眉男子簞食豆羹見于色婦獨芥視千金無所遲留顧惜過人遠矣考古若李衡妻曰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而不聞其德義何事行義桓嫠預自刑剪以明情而不聞其爲夫立子巴寡婦用財自衛呂漣出珠王寶器散堂上李奚子好施而不聞其有功于家定

夫人浣花夫人陳恭人孟祖母王木叔母傾貲犒士厲戰保全家室要爲患難所迫而不聞其居常於家有濟覃氏十年葬八喪柳宗元母改葬舅姑老不自暇而不聞及於宗廟未有履盛持盈而能見利思義以其身爲倡使族競勸於尊祖敬宗之役以焜耀其門閥而因貽其夫令名不朽享祀不替如曹者也行一義而衆義集焉信哉難能爲可貴矣女史大書其有徵于斯夫

吳用張小集題辭

南史稱梁吳均好學有雋才文體清拔有古氣好事者或數之謂爲吳均體其所著齊春秋廟記十二州記錢

塘先賢傳文集續文釋之類率不傳獨詩百四十五章而已均吳興故鄣人也今爲湖州東南文獻名郡友人吳用張家世擅雕龍之慶所爲舉子業與序記諸文皆清拔有古氣迺知均風流未泯夫均起寒賤能以其文爲好事者所宗鄉而當時貴人獨蕭宏沈約柳惲數人重之今用張自諸生登太學上舍尚未能如均待詔著作奉朝請文章憎命達儻信然耶要以其名列史文學其體傳至今自足千古余竊有虞於用張矣

綠天小品題辭

王氏故多酒人酒正使人人自遠光祿之言也酒正自

引人著勝地、衛軍之言也、三日不飲、使人形神不親、佛大之言也、名士不須奇才、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孝伯之言也、唐無功所著醉鄉記、五斗先生傳、及他詩歌、率可傳、婁東王時馭、自號酒嬾、好酒不減五君、其詩文所謂綠天館小品者、清言秀句、多人外之、賞起五君、九原揮塵、酬酢定入世說、言語文學、任誕三則、中其姝媿潘藻、生爲梓行之、以示余、余惟五君皆有官職、而時馭相國從弟、布衣蚤死、卽無功傳、唐書隱逸尚遜一籌、是又烏衣馬糞、佳子弟之所罕有也。

圖南館制義題辭

國家取士以明經爲應舉之文、凡民俊秀得遊于庠、舉于鄉、進于南宮、其選極重、二百餘年、名公卿往往出其間、獨宗人不得從此途進、蒙以虛號、秦以祿秩、錮以防禁、若視爲不可嚮邇之物、則何說哉、頃稍寬文罔、有隸諸生籍者、秦王孫元峻、其人也、所爲圖南稿、程古法而協時趨、其劉覽博儲胥、富非夫、窺管豹、覆醯雞、觀天於井、視牖於日也、其簡練久、規範正、非夫棄衡石、離繩墨、烏合野戰、畫鬼魅、欺人也、故有爽暢者有深沉者、有穠麗者有夷雅者、有密緻者有闊達者、有直遂者有委婉者、人所應有、無一不有、乃尚未售于有司、此奉行宗法

者拘攣之過耳。文奚尤焉。頃日中州已錄一王孫諸藩當相繼而起三歲爲期可坐而致也。李石續博物志云有人向華山拜三十許年後遇兩嶽丈人授其仙道有拜河水者亦如是。下見河伯與十雙璧投入水不溺。法元峻精心專力不愠人之不知且將爲巨靈取當河之山手擘足離造宇內千古奇勝于一第也。何有因題其端而以是勗之。

燕子集題辭

金陵北有燕子磯臨大江陟其巔則宮闕園陵城市山川六朝而上千里以外具在目前友人傳遠度讀書精

舍葺其所爲制義名之曰燕子集而張比部克儁序之以爲遠度居三徙文亦三變至燕子則氣靈灑而辭迴波泱泱忽忽不知所來往矣。余嘗見唐人詩所謂王謝堂前燕者特志今昔盛衰之感非有故實也。而後人乃有王榭航海至烏衣國賦詩娶女事迨後陝輔訪楊德逢題詩其門而王介甫笑之。此戲君尋常百姓耳遠度以此名集金陵燕子不又增一故實哉。余厭慕遠度才什伯尋常攬結江山清淑敷爲麗藻非託夢境第以文論所取于燕子亦非一端取諸其羽之差池也。故文有姿態取諸其音之上下也。故文有韻調取諸其識寶與

戴玉鵲同巢竹也。故文有見解。取諸其至與歸。以春秋分紀月令也。故文有節制。取諸其晰之以狂也。故文有英氣。擬形容象物。宜寧無義乎。夫北斗七星爲瑤光。是書璣衡齊七政者。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燕。遠度文得之燕子。仰則觀象於天。豈天授之耶。他日銜丹書。官玄鳥。瑞金德奏北音。饒爲之矣。

袁平子制義題辭

東京之代。稱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而貴者自安始。考安祖父習孟氏易。安少傳其學。子敞爲司空。孫湯爲太尉。湯子逢爲司空。逢弟隗爲太尉。而史但稱敞少傳易經。

教授然則家學之難。更難于世祿也。江陰袁中丞弱冠成進士。制義傳之四方。翕然誦之。爲京兆士師。爲國子先生。爲宗伯尚書郎。皆儒林文苑清華之選。自後颺歷中外。所至有聲迹。而以易起家。蓋祖父三世相傳。公之子平子紹明之。余見平子所爲舉子業。出入經傳。潔淨精微。而不賊。非深于易者。其孰能與于斯中。丞負公輔望。顯庸未艾。平子席珍待聘。自是國器。然余竊謂汝南五公文采不少。概見未若平子一編。取重儒林文苑之爲貴也。夫經術所以經世務。平子經術守其家言。家法卽出而經世。非異人任寧有異道哉。

題劉叔夏時義

論衡實知篇言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後之聲色今之聲色也而世以爲辭賦者曰古文爲制義者曰今文古今判若二事卽有通才離則雙美矣劉叔夏善爲古文而今文復爾豈直斐然有意可謂卓爾不羣王仲任持論固非虛語古今人詎不相及哉

題三周生小試草

邨有三蘇祠蓋子瞻子由卜厝地而後人祠之因及明允人傑地靈自是儒林文苑多士尉興今周生父子三人小試草亦蘇氏流亞也生先人起家科目其母少寡

守從一之節訓子義方不遜成國夫人三生得此草蓋有自來雖然舉子業因時尚高下非儒林文苑第一義三周父子相爲師友其尚勗之無令蘇氏專美有宋矣

吳越賡詠題辭

楊元素與余交十許年因知其伯兄孝永文學賢良士也屬僑寓金陵禮孝永爲兒子師因知其姨夫傳遠度有雋才余爲序其七幅庵草與之往還因知其兄傳三兩都讓與孝永少同席研書才名蔚起而數不得志有司以愛父世爵奔去益精心于詩其子弟從學孝永居塾中數年相倡和累帙而三兩積資爲三吳連帥復延

致孝永談笑青油幕中會視師海上便之武林歷覽東
南山川人物之勝得詩如千篇孝永書生而慷慨激烈
有鳴劍抵掌封狼屠銘燕然之槩三雨虎臣而溫文溫
藉有雅歌投壺輕裘緩帶之致兩相得而有合匪直其
藝擅場卽其人義堅金石臭協芝蘭矣方今文武分途
工結括者僅資覆瓿習騎射者無裨運籌二君合志同
方營道同循五字可作長城七言堪登上坐令人不敢
以逢掖賤諸生不敢以兜鍪薄武夫是編猶吳之干將
莫邪越之旋波移光天所鍾美不偶而偶者也余是以
深嘉之乃若詩品則遠度固今之鍾記室何俟余言

五花詩題辭

吳內史仁伯能詩士林珍其五花草則梅花蓮花楊花
牡丹落花也皆七言律三十首七言律難工詠物尤難
一物而三十首尤難唐故事有軍國事中書舍人雜署
其名號爲五花判事伯仁官中書不得操判事權而以
其力爲五花詩神采耀目與鳳凰池上五色詔相當又
爲中書增一種佳勝矣

西湖游草跋

沈約語朱异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巡未達其旨約曰
天下惟有文義棋書卿一時將去那得云廉今時有朱

爾醇少而聰慧自書翰聲歌弈棋壺矢人間雅事無不
精絕又攻養生家言腹彭彭若鼓可擊鬚髯戟張如拂
馬肝石詞辯注射坐人皆屈或謂驟裏以迅驟爲功鷹
隼以輕疾爲妙當筵授簡揮毫立就已撮彥和之勝一
修父業而息之與封君比入其父未老多舉子身年甫
壯兒已受室又皆人冀望不可必得天之生物故有偏
厚耶何其事事過人也不然如朱公叔耽學專精銳意
講誦或時忘息至不自知亡矢衣冠顛墜院岸其父以爲
專愚卒成名公壯雖人定勝天而事半功倍勞逸大有分
矣余從酒所讀爾醇西湖游草蓋邇日題咏發抒胸臆
自合繩尺昔蘇端明以西子比西湖淡粧濃抹俱相宜
夫宜不難於濃難於淡濃以人爲差可掩俗目淡則質
任自然得之天趣爲多東家效捧心貽譏千古其質縣
殊也爾醇詩質勝故能淡彼粉澤豔冶望之自失余以
二朱相較知其天授非由人办此草特一瓣一斑而已
若是我輩直當焚筆研耳

梅花百詠題辭

古今人梅花詩賦甚衆而七言律體爲難王司寇嘗取
杜少陵之摘來看去李文山之玉鱗素手高季迪之高
士美人三聯其後定本復削杜語若言不甚切耳可不

謂難乎林若撫前後自詠百二十篇皆七言律賡和者不與焉梅之神情骨幹色香趣味與其所遭逢天時地理人事無一不備而篇有佳句句有雅字卽險韻皆穩貼小景皆曲盡中峰百首理主談禪難以詩法論君家孤山處士僅十四字見稱或云增飾舊作不足道也花神有靈感恩知己若爲踴躍令司寇而在將無悔輕下評耶昔元稹爲翰林承旨朝退行廊下初日映九英梅隙光射楨有氣勃然百僚望之曰豈腸胃文章映日可見乎余手是編覺文焰萬丈屬天出於梅之外矣

戴馭長詩題辭

戴馭攜雙柑斗酒往聽黃鸝曰此俗耳箴砭詩腸鼓吹余謂馭無俗情故聽鶯聲能助其詩思耳戴馭長遺余近作其文采熠熠如倉庚之羽其聲調嫵婉如黃鳥之緡蠻今借上林全樹好音百轉可與宮懸相和吾不知馭長詩腸何似必清瑩非塵垢囊使仲若而在斗酒雙柑當就馭長不取適黃鸝矣可爲戴氏增一佳話馭長初名光啓字開孺余以晉人仕右丞者名同因更名義定今字

查次栝詩題辭

查次栝介其友汪敬仲以所爲詩視余則陸無從王百

穀程巨源三君子序之三君子皆余相知而次栝所締
社論詩之侶亦大半從余游獨未識次栝其人趨操可
知已次栝詩名種玉林草蓋所居多竹故云巨源以詩
論竹百穀以竹論詩咸有妙理百穀爲摘句若沈侯采
王筠之華皮生寒浩然之秀而無從至謂孫太初盧次
榘謝茂秦三處士能詩次栝較勝之三君子化爲異物
而次栝意欲余評目余僮父何足重次栝卽賞鑒寧能
加于三君子巨源序曰字無累句句無累篇百穀序曰
辭高氣清文采粲溢雜之唐中葉間其誰能辨次栝當
之無愧無從序曰古詩出入黃初太康近體絕句寶曆

而下未有太初次榘茂秦三才鬼各有勝場聞此評當
攘臂而爭耳無從又引梅季豹之言曰嘉隆諸貴人有
詩黨附已者挽之否者擯之余不敢言貴而從大夫之
後非賤余不敢爲黨而四方以詩名者多昵就余皆余
所不及不能挽人焉能擯人第折衷于三君子之談以
次栝與太初次榘茂秦爲四也次栝其將曰姑舍是乎
題得一居詩草

金一甫行年踰七望八矣生平工篆刻方藥諸技名噪
人耳晚而聞大道之要名其居曰得一蓋將損之又損
以至於無爲而獨不廢詩詩累成帙無乃非一之指乎

葛稚川得道人也號曰抱朴朴一而已乃其著述之富
碑誄詩賦一百卷移檄表章三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
傳各十卷五經諸史百家雜鈔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
一百卷肘後秘方四卷抱朴子內外一百一十六篇不
一而足何妨於道一甫留意詩一事於一何病焉稚
川又有言屬筆之家其澁者則患乎譬繁言冗申誠廣
喻欲弃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
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迥弱也一甫詩不淺不深于
稚川持論其揆一矣

邵穆仲詩題辭

友人金一甫與邵穆仲友因以女室其子穆仲死二十
年其子終窶且貧一甫錄穆仲詩可百篇將授剞劂而
亦苦無資乃以示余曰子幸評之庶有緣子而爲穆仲
傳者穆仲生平嗜酒伴晝作夜所居糟漿之氣逆鼻以
此未四十而死其詩信心信腕無深沉之思不必盡與
古今人合而沾沾自負傲睨四座想見其人亦孔顛鄭
泉之儔也一甫輯而行之蓋有郢人亡質伯牙絕絃之
思焉貧賤死生久而不忘其詩亦頗相類可謂同心之
言臭如蘭矣

詠月詩題辭

日月一也而日有愛有畏月則無不愛者故古今人詩賦于月獨多然余觀歐陽虞徐三家所彙輯自唐以前三十餘篇代不數人人不數首蓋難之也汪汝新有詠月賦與詩詩五言律三十篇遂與類聚學記等其肖象審諦與會清遠神采軒暢音韻妥適不忝詞人風流可稱才士夫庾亮之詠袁宏之誦劉琨之嘯王曇之歌謝謏之飲李謨之笛玉人之簫未知所云若何至今想見其韻致使人色飛况詩賦多多許耶他日有續類書收入故實汝新名且與月御爭皎矣

游吳草題辭

金陵吳地也

高皇飛龍是為帝京郊郢楚地也

世宗潛龍是為帝鄉楚江沱漢廣詩在二南為王風始吳自五馬渡江中原文獻從之六朝沿習佳麗日盛高皇身兼創守踰一世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此其首善世宗壽考作人久道成化不遜

高皇而居郢之日未半洪武故郢之文獻視吳小遜呂伯陽郢人能而陽春白雪之歌猶歛然不自足東游金陵盡與其賢豪長者游所為游吳草視居郢時日異而月不同余亦郢人僑處吳且數年不能作吳語而伯陽

得之半歲中。智愚相去遠矣哉。題其草而謔之曰。春秋書吳入郢。是時覆楚者卽楚人。子歸楚人將側目子矣。

汪生詩題辭

汪生以其詩謁余。乞序。坐有二客持觀之。其一客曰。昔蘭亭修楔。四十許人。而不成詩者。如大令輩。不損名。梁武帝置酒賦詩。蕭介染翰。便成臧質。以不成詩。罰酒一斗。飲盡。顏色無變。帝曰。介之文質之飲。卽席之美也。謂曹景宗。人才英拔。何必一詩。生亦安所事此。邢邵。魏收。于并州士人。詩共相稱贊。令其擊牛醢酒。相延。權龍襄一作明月晝耀。嚴霜夏起。秦州人士。龍襄才子。麴崇裕。送司

功入京。詩司功曰。大才士。假令使君爲生序。無乃類是乎。其一客曰。人固有偏嗜者。魏明。椎鑿之聲。周文。不美之。趙。劉。邕之瘡。痂。鮮于叔明之蟠蟲。權長孺之爪甲。嗜之無厭。而况于詩。趙仁。獎歌。黃麀。而除臺官。温日觀。題葡萄。而酬襯資。平曾詠。繫白馬。而蒙殊禮。楊錚。役揭王侯。無不得志。盧延讓。三爲張濬。成汭。王建。所賞。詩之遇合。豈非數耶。白香山。每詩必令老媪解。而後已。所誦渭水。自清涇。至濁雪。裏高山。頭早白。一條界。破青山色之句。汪生詩中。固有之。使君將爲廣大教化。主序之。固宜且王徵君。全學士。先爲之矣。夫桓温之于殷浩。鄭世翼

之于崔信明皆薄也。君子不由也。余以二客語有知詩者，有知序詩者，述其語爲汪生詩序。

許世範梅詩題辭

世說魏武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此或附會曹瞞假譎耳。比讀許世範詠梅詩，便欲作王右軍嗅香，趙師雄醉夢杜少陵索笑，乃知新語不妄。世範善軒岐術，昔有董杏蘇橘皆得仙，今許梅乃在詩，攜歸登黃鶴樓，翻曲取鐵笛吹之，呼吾家謫仙人來共聽耳。

穆上人詩題辭

支公於餘杭山，沉思道妙，年二十五始祝髮爲沙門，入沃州小嶺立寺，又至建康止東安寺，卒收跡剡山。今其詩傳世者十八章，與象格律卽詩人名家，未或能過。彼其任心獨往，風期高亮，詩故應爾。穆上人杭人也，好稱詩爲金陵游杖鉢經行地，與支公略同。一日持其詩索余評，余不知詩，第聞支公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曰：「重其神駿，又嘗鍛雙鶴翅，反顧垂頭，如有懣喪意。」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爲人作耳目？近玩養，令翮成，置使飛去，夫爲詩者若馬之神駿，若鶴之凌霄，乃可支公詩似得此趣。上人勗哉，其則不遠矣。」

黃山游草題辭

性航上人姚江人也釋形入道居淮陰精藍已東游吳越與其文士高僧相酬酢得未曾有思理奇進而黃山新通道靈秘方啓覽眺更適示余所爲記與詩且屬評目余嘗見孫興公爲道壹道人贊曰馳騁游說言固不虛惟茲壹公綽然有餘譬若春圃載芬載敷條柯猗蔚枝幹扶踈上人足當此語與淮陰娑羅樹碑紫極宮畫他日可稱三美矣

遠上人詩題辭

梁鍾記室詩品齊三上人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匹之

鮑昭庾白二胡亦有清句行路難是東陽柴廓所造寶月竊有之廓子賫手本出都欲訟厚賂而止余邑僧無稱詩者頃甫有二福余所見福支詩不數章好自標置里中人不能容去之衡嶽福遠亦行游四方以其詩百餘篇視友人陳山甫請余序山甫諾小遲卽厲聲色余覽之竟才情清句不減前人而皆出自運蕞爾國中無佛稱尊宜其作彌天釋道安面孔也通齊代財三僧吾邑有二因題其詩而歸之不敢曰廣大教化主聊比接引倡導云爾

書劉生曾王父兄弟詩卷後

劉子容茂才自其始祖學正公以來十世受詩書之業
所撰著載家乘傳人間獨曾王父梅窓公遺藁亡失而
有錦川公者腹笥得七言律一章子容乞從父少彛書
之已得工部公贈梅窓公詩數章復屬少彛書之都爲
一卷于是薦紳學士姻婭交游更相宗詠以爲梅窓公
田庚沒齒而吐屬故有致子容久困諸生繹思祖德旁
求積歲得五十六字珍如珙璧世人求田問舍金如斗
以遺所不知何人身死未寒而不才子屑越蕩析一簪
不得著身抑有子孫崛起富貴而鄙其先世爲田舍翁
者視此何如少彛書後各有題識蓋盛稱爾時兄弟因
心則友藹然棠棣行葦二雅之美而後人或不盡然吟
諷嗟嘆有餘思焉如少彛子容式穀追遠一念擴而充
之于以鎮躁競興仁讓厚人倫美風俗保世滋大矣南
史載劉孝綽兄弟及羣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
文近古未有今鹽官亦何遜彭城然彭城諸君文多不
傳其名編史籍者不盡以文故余于劉氏累世通家附
數語卷尾以致交儗之意焉

題明山高隱卷

四明虞公普、張公魯、高秋甫者三益友也。秋甫徙家金
陵而公普、公魯命駕過之。公普歸秋甫爲圖以贈而公

魯目之明山高隱少宗伯朱元介以下題詠甚富蓋東方有大隱朝市之說而耽耽世味者託焉于是有通隱之何點充隱之皇甫希之黃扉隱士之許寂隨駕隱士之盧藏用游俠隱士之何隱與其兄點卽四明狂客賀知章年且八十始以黃冠乞鑑湖一曲至今人主倡詩賜餞亦得傳之隱逸豈不謬哉今之所謂山人卽隱士也而趨名趨利甚於朝市結習久矣公普善古文辭不應科目不受徵聘所游覽雖廣要以弔古探奇所交往雖衆要以談道論文雖在市朝曾不染其塵垢莊生有云絕迹易無行地難則其謂之高隱也固宜夫庚桑楚之尸祝畏壘也列禦寇之五漿先饋也南伯子綦以田禾一覩而衆三賀也陽子居之舍者迎將也閔仲叔之以口腹煩人也韓伯休之賣藥不二價也皆歉然不自得相引以名相結以隱柰何哉其載焉終矜耳老萊子之所惜也由是觀之諸君子之隱其高彌甚公普尚進而求之乎余言猶爲渾沌施眉矣

題大呂元英冊

呂氏吾郢姓望也伯明王父以明經爲大司空曾公師起家爲國子先生爲郡別駕其父叔同舉于鄉仕宦俱著姓字伯明茂才高等坐觸橫闔遘禍久之甫解而當

其爲茂才時輒與父叔及四方文士爲詩社每奏其詩社中人遜不如會病杜門距躍獨不廢吟咏詩愈工余嘗序其集行之四方人知有伯明矣今年伯明來游金陵諸見伯明詩者造訪相屬已見其人溫顏和辭承接無失意益樂就之爲之賡倡爲之賞譽遂至累卷余因目曰大呂元英取樂毅書中語也大呂齊鍾而伯明聲詩似之元英燕宮而伯明人才似之故不必出呂家本事耳吾郢作者如林然裹逢掖不得意手操三寸管與東南藝苑提衡一日而名傾江左則自伯明始矣

題楊生卷

楊生能詩畫而畫尤工詞蘇潛甫觀察觀察善之會壽聖堂堅公屬其書華嚴經一月告成生因大悟將薙髮爲僧觀察諷之且向東南叅諸善知識爲題卷贈之游至金陵過余僅一面遂辭歸屬余言附觀察後余何所知竊聞佛無言語文字深戒綺語又謂大地山河之象涵于妙明窳于靈覺生所長兩端與法門了無干涉然而晉遠公名德沙門嘗訂毛詩篇什所爲東林詩二泉記不減文士王昌齡會題其畫江淮名山圖豈了悟後宇宙在手萬化生身游戲三昧殆未易言也謝靈運自負慧業文人可生天成佛求入白蓮社遠公不許而好

酒陶淵明攢眉延入送過虎溪此中大有揚扈生以質
觀察及堅公云何且啓予之蒙覆

題吳正子卷

吳正子來遊金陵其家學使無奇其姑夫潘景升爲文
贈之所稱游士得失具矣正子過余余病不能見出此
卷屬余續貂余聞漆園吏著南華首以逍遙遊名篇若
大鵬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說無端崖而不可循少
嘗治詩詩固有之卷阿之雅曰伴與爾游優游爾休采
菽之雅曰優哉游哉亦是戾矣白駒之雅曰慎爾優游
勉爾遁思蓋明良喜起與賢人隱遁其游同而皆言優
優於說文爲饒饒者內足於已無待於外孟子語宋句
踐游尊德樂義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是善說
詩者也正子之業其在白駒之卒章乎如以爲老村學
究語則所不辭

題徐氏牡丹詩卷

邑徐氏室東廂有牡丹五株蓋百許年物吳興陳天目
公以叅知行縣寓居題詩其壁間閱八十餘年而墨蹟
猶新顧再傳業漸落無暇及花事五株僅存其一少子
茂才聖休得善種花者析爲三而默禱曰吾兄弟三人
仲無後伯氏一子吾二子以一嗣仲兩世皆三人猶之

三花花神有靈、明歲當並發、至期花發、香色倍故里人、以爲奇、載酒來觀、歌詠之、積而成帙、昔唐開元時、洛人宋單父變易牡丹千種、紅白鬪色、人莫知其術、號爲花師、宋淳熙時、桑子河東孝里莊、園有紫牡丹花、殊勝、或欲移之、掘土有石題云、此花瓊島飛來種、但許人間老眼着、遂不敢移、鄉老恒造花下飲酒爲壽、然花或忽謝、惟李嵩一人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事在前代、難以質究、余官史館、南昌高氏有牡丹百餘年、子孫得第、則其歲花盛、士大夫賦詩紀異、今徐氏以兆中興、亦異數也、蜀古今志、青城山有牡丹坪、株高一丈、世傳花甲一

周始一花、永樂中蜀王取視之、果非常品、徐氏相傳兩甲子而花再茂、明興重熙、累洽草木敷實、兩家瑞應符叶、豈偶然哉、余未蓄髮時、得見此垂六十年、竊比李嵩而析種妙手、亦不減宋人、茂才以是爲召伯之棠、志遺愛、丹陽之柳、志世德、皆可紀也、余復因是而廣之、書傳所記、天喬之類、爲禎祥于天下、于一國、于一家、于一人、若、蕙、菴、蕙、蒲、屈、軼、萍、實、賓、連、闊、達、平、露、紫、脫、華、平、恒、春、洛、如、書、帶、其、更、生、者、孔、氏、之、檜、田、氏、之、荆、鈕、氏、之、槐、禹、廟、之、梅、老、祠、之、柏、西、平、之、甘、東、家、之、棗、州、門、之、桐、中、書、之、柳、豫、章、之、樟、崑、山、之、銀、杏、拘、儒、多、怪、之、不、談、如、徐、氏

牡丹耳目所及焉可誣也

題懷賢七詠

孫燕貽取其同姓若楚之酒樓枕流漱石登之長嘯敬之閉戶綽之作賦康之映雪凡五人而七事名之曰懷賢七詠士大夫詠者相屬以示余余竊憶孫氏名士佳事故多燕貽所取莖莖豈以其事可施之繪畫耶抑七者身兼有之而以古人自况耶燕貽別有長嘯集專服慕公和公和能爲四子而不爲者也以阮籍之志氣宏放傲然獨得嵇康之龍章鳳姿遠邁不羣卒不能回其一盼而况餘子碌碌者乎庾亮問孫放欲齊何莊曰欲齊莊周余竊以蘇門與漆園相等燕貽見賢思齊于五人中必有獨知之契矣

申少師手蹟跋

少師申公大魁天下不出都門而登政府位極人臣致其事歸優游林壑已終二星享年八十于孫顯庸名位福壽近代無雙而接引里中後進忘年忘歎所與林茂才若撫尺牘及倡和詩數十章率出手筆意甚款洽公卒若撫不勝知己之感裝潢成卷可想見其下士風度乃知名位福壽天不輕畀人必有所以承藉之者矣

題孫少宰手書卷

孫少宰體貌閒麗風度凝遠余與同館甫一歲遂別越二十六年晤之梁谿載酒舟中舊誼藹如越十二年公沒其子請賜葬屬他人爲碑書余銜名吾不與祭如不祭矣林若撫茂才哀其所得手書爲卷示余喟然發嘆馬季長云見手迹歡喜何量次于面也蔡伯喈云相見無期惟是筆跡可以當面孔文舉云每舉篇見字欣然獨笑如復覩其人三君言先得我心若撫受公國士知非尋常交情可及豈但以墨妙爲珍哉

題汪生卷

趙夢白先生今第一流人也得共片言重九鼎大呂此

卷五言古律各一章語語連城之壁字字照乘之珠景從何修得此展玩珍愛爲題其後汪氏子孫世世寶之

題聚星館冊子

梁溪陳壽卿有館曰聚星蓋取太丘家事諸詞人過從者賦詠成帙按太丘詣朗陵時二方長文三世四人季和八龍文若三世十人太史奏真人東行非爲陳氏一家一人耳壽卿子身雖門多長者車豈必祖父子孫無他姓耶星以德名故無定位百不爲多一不爲少陳氏公慚卿卿慚長爽布衣九十日至三公意者疑其乖趣舍或委身曹氏卒遷漢鼎其德安在仰視明星能無愧

色壽卿善繪事及他藝術卽邑長侯相半通之綸未結老於林壑以此名德星庶幾其無忝乎

題羅生虛室生白卷

莊生有言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其說本老子老子曰致虛極又曰虛其心實其腹曰虛而不屈曰明白四達能無知乎又曰大白若辱曰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羅生以虛白爲號諸君子贈言盈帙余不能贊一辭第述吾家柱下史語以進之

題虞生父子贈王生卷

王明徵父子客溧陽則孝廉虞伯醇爲之主伯醇文名

甚著旁及書畫皆稱當家而明徵繪事復工又有丈夫意氣不洩忍隨俗伯醇郎亦儒士也父子皆與明徵友明徵父卜居安養有年所矣父且老動故鄉之思明徵輦其父還新安而伯醇父子爲文贈之所以褒嘉甚至辭理出人意表足爲明徵不朽伯醇復屬余言余楚儂何能益人毛髮竊憶楚伍負奔吳至溧陽有女子擊漂瀨水上負從乞食女子食以簞飯壺漿已而赴瀨死負後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後人舉以名其灘而唐李供奉爲之碑瀨水在溧陽界其遺風流俗有伯醇父子好客憐才明徵因之顯名東南夫子胥鳴夷浮江

不能返楚于吳得矣于伍謂何而伯醇不以私昵割明
徵父子首丘之仁明徵父子所以報虞父子在七尺之
軀方寸之心不在多金又值盛世無奔播流離瑣尾之
苦無背公死黨奇表之行蓋父子之親朋友之義實兩
得之較古人何所憾獨愧余文不能若吾家供奉可以
重虞汪交誼也

梅屋詩題辭

王生好梅所居屋梅四面環之士大夫爲賦梅屋詩蓋
嘉隆以來名人居半而其友羅光祿序之以示余余嘗
見畫繼載盛章語周純能爲作梅狀遙知不是雪惟有
暗香來之意乎純曰此須公自有此句我始爲之王生
爲人得梅趣深諸名人與締衿契故所贈詩或以人方
梅或以梅方人或非人非梅或卽人卽梅神情姿態種
種呈奇余不及過從讀此編當作羅浮之夢耳

逸初堂帖跋

友人吳康虞以文行知名尤篤好古所行逸初堂帖自
晉王南平王右軍唐歐陽率更顏魯公宋二米二蔡蘇
端明趙承旨皆得真本模以勒石其評跋如揭奚斯吳
衍方希直滕賓毛直方祝允明近時焦王董朱顧五太
史弈弈名家諸帖所未有也古人墨妙神物訶護久而

不朽出現人間然以富貴權力年代相接近時或不能致而康虞逢掖士自少迨老旁求勤苦遂使千年秘密奄爲已有乃知龍泉太阿非遇張雷鑒識終戢景豐城函中耳

題趙承旨書陶靖節辭卷

俞仲茅進士家藏趙文敏所書歸去來辭屏風裝潢爲卷出以示余嘗見名家評文敏行書最得二王筆意此卷結法不踈而精神姿態遒勁跌宕故是得意之筆宋人謂三代而後大文字四辭居其一蓋徵士義不以晉人臣宋所著文章義熙以前明書晉年號永初以來唯

云甲子而已文敏亦不署姓意實慕陶而委質胡元官都榮膺君子有遺議焉想書辭時面孔若爲形狀仲茅初奉臨軒清問卽以母老乞歸養十四年名不挂仕版其趨操與五柳先生皆足以綱紀人倫風勸忠孝傳之後世寶重此卷文敏書名當爲所掩雖然以方鍾繇受禪碑又未可同日論矣

沈孺休書法華經跋

白香山序法華院石壁金字經云開上悟入諸佛知見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于妙法蓮華經吾友沈孺休指使之年發願書此經許居士慎上人周旋

其間逾年告成。因藏之菴山。孺休臨池之技。擅美東南。此經尤得意筆。蓋自真心定力出之。諸名下士珍重題品。將經所謂其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者耶。昔開寶寺僧張姓者。好酒及法華經。號張法華。言語散亂。不矜細行。號風法華。古宿又云。轉法華無爲法華。轉此豈在文字中。作窠臼。多羅尊者云。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億卷。孺休與居士上人。何以轉經功德不可思議矣。

書沈青霞先生黃龍曲卷後

宋岳武穆以身死國。忠魂義氣與日月爭光。而其賦詠

亦非文墨士所及。世但傳其滿江紅詞。送張公北伐詩耳。讀趙與時賓退錄。得一絕云。雄氣堂堂貫斗牛。誓將直節報君仇。斬除元惡還車駕。不問登壇萬戶侯。慷慨悲壯。具見英雄之槩。青霞沈先生忠諫。遘禍與武穆同。其爲黃龍曲六首。又與武穆七絕體同意。同調同按。曲中語。先生殆武穆後身耶。天於國家。必有與立。忠義是已。武穆以鋒鏑死。先生以筆舌死。其歸一耳。是詩也。與公魂氣長存宇宙間。使懦夫有立志。彼雕蟲小技。沾沾自侈不朽者。寧無顛泚乎。

題梧山書屋卷

此文待詔先生爲李康惠公寫梧山書屋圖也康惠嘗
薦待詔待詔是以稱門生文公人與藝俱命代李公勳
德亦表著先朝以此酬國士之遇故宜妙絕余友程孟
孺嘗云康惠家多藏書示予古孝經註疏至五十餘種
他皆散佚此卷後人亦不能守吳鄭竭甫嘗佐蘄州署
篆嘉魚得而珍之曰是吾吳中大手筆夫陵谷滄桑自
宇宙來多許變易有天下者古今非一姓也于吳于楚
何擇焉說者謂畫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惟豪
傑之士聲施無窮知己報恩雖九原枯骨寸心不朽竭
甫持如是念作如是觀可耳

題朱生畫卷

此卷莆中朱生所藏無題識生云陳從訓門下士以爲
出趙松雪是田承嗣較獵圖承嗣鎮魏博魏博產驟捷
於馬故所乘皆驟以示余余莫能知問之焦太史俞進
士兩公皆不定何事董道畫跋有唐穆宗打球圖排牙
錯彩錦茵繡幕紺絞倒漣玉璧珠幪下設三丈氍毹房
列二丈師子鉢乘烏牝馬馳拂蒜狗百步千跡銜燭俛
仰星奔雷擊風疾電轉若鷲鳥出沒較之復絕不相似
黃黃叔謂是宮中檢彈圖松雪郎君所爲叔弟曾見唐
明皇打球圖臨本似此胡子延言家有趙承旨真蹟人

執長柄杓相擊取不墮地爲工尊人郡守公以贈馮用
韞宗伯此圖不必趙父子然非宋元人高手未易辨也
首尾似爲人截去耳說文羸驢父馬母前漢書司馬相
如傳上林賦作驪李善文選注作羸騾同史記霍去病
傳作羸單于遂乘六羸壯騎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前漢書同師古注曰自乘善走羸而壯騎隨之羸來戈
反然則獵用騾亦自有據或直作羸徐廣曰六畜中駿
馬多瘦今騾形軀不臞脂則從馬從羸制字者故有意
但直作羸恐未安韻會可通一先韻音連羸陵縣在交
趾集韻本作羸一作羸不通五歌騾也字說于畫理無

關姑識之以質閱覽者

題范生爲洪生畫

范漫翁爲洪仲韋作山水畫而屬余題曰仲韋書名擅
一時吾畫亦可鴈行君言須識此意或謂兩者不相入
余曰不然是皆從河圖洛書來圖書寧有二理然其道
精微未可妄談姑舉古人論書關畫理者衛夫人則云
高峰墜石崩浪雷奔庾肩吾則云峰峯間起瓊山慙其
斂霧漪瀾遞振碧海愧其下風袁昂則云危峰阻日崩
崖可畏李嗣真則云寒澗闔壑秋山峩我松巖點翠蒼
鬱而起朝雲飛泉漱玉灑散而成暮雨蹴海移山翻濤

簸嶽此皆以山水論書者至若庾元威論書百體而以
雜體既資于畫附之書末其評品語如山林春花芙蓉
出水枯林一枝衆石片琰龍跳天門虎臥鳳閣羣鴻戲
海鳧兔走穴驚蛇入草雙鶴孤鶴銀鷹鐵馬此孰非山
水中物而謂畫山水者無當于書耶張彥遠言張芝草
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王子敬明其深旨世謂之一筆
書陸探微亦作一筆畫此書畫用筆同法也探微精利
潤媚新奇妙絕張僧繇點曳斫拂依衛夫人筆陣圖一
點一畫別是一巧又一同也吳道玄畫古今獨步授筆
法于張旭又一同也李龍眠書法極精黃山谷謂其畫
之關紐透入書中古今先得之矣兩生笑曰君于二家
殊不解然所引有據亦粗得郭廓耳吾兩人自有神趣
非書非畫在筆之先出筆之外者也

書蕭元戎女樂圖

晉史蘇曰夫有男戎亦有女戎克男戎易克女戎難古
英雄豪傑殺人如麻千里不留行而爲帷幄之愛所牽
沉溺困頓不自振振雖以師尚父鷹揚必蒙袂而後戮
妲已誠難之也蕭元戎季馨討逆賊禦驕虜威靈震疊
乎王庭意其爲人猛鷲不可近今此圖蓋少年時嘗爲
江南游吳娃越女蕙心蕙質翠翰自蟬翼鬢束素腰橫

波目嫣然一笑。使陽城下蔡爲之迷惑。而季馨能勝之。所謂伐性之斧。曾不傷其豪末。豈有得於素女儀態。軒皇所奉天老之教。彭祖養性冲和于玉房秘訣耶。抑鳩摩羅什吞針。大安和尚變聖菩薩作狐僧。鬼心若死灰。革囊試之不動耶。孫武習戰。斬吳王寵姬爲隊長者。二人士卒可赴水火。西破楚。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平原君斬笑。躄者美人頭。遂得敢死士三千人。赴秦軍。秦軍卻三千里。唯克女戎。則男戎可迎刃而解。季馨殆類是夫。夫以季馨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固非。卽曰飲醇酒。近婦人。耗壯心。保餘年。未爲不知季馨。亦未爲知季馨也。

題王逸士像冊

邵陵王蕭綸爲陶貞白碑銘云。眉目踈朗。儀貌鮮潔。司馬子微又云。特稟靈氣。卓秀神儀。貞白自爲相。經序亦云。相者性命著乎形骨。吉凶表乎氣貌。猶事先謀而後動。心先動而後應。表裏相感。莫知其所。以然相之于人。重矣。東嘉王涵虛道人絕意婚宦。專精老易。滅動心。不滅照心。凝空心。不凝住心。行年七十。有奇。朱顏鬢髮。雙瞳炯然。望而知其爲神仙中人。吉州羅生爲作小像。體似真形。士大夫題詠甚富。余嘗讀其易粹編。道德經合易解。與之上下論議。悉其生平。貞白淮南鴻寶之訣。太

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太倉素問之方靡不精詣
睹先生寫貌之象則道存目擊覽先生著述之義則情
見乎辭如邵陵司馬所稱殆庶幾矣名書絳簡身游玄
闕蓋亦隱然自負此或羅生圖所不盡漫題其冊之端
愧得君膚尚不如羅生妙手耳

題陳梓州甘露冊子

陳大夫往任梓州有善政以註誤失官再入梓白狀而
甘露降其寓舍蜀人以為祥歌詠之余謂此露不以大
夫居官之日見使其榮問休暢而於失意時何及乎大
之視聽在民輓近世民所好惡與上所褒刺相背馳而

天道自不僭忒紀甘露瑞者云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
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如陳大夫為州不免吏議造物
者若曰是可敬可尊奈何人之慢且賤之也昔者召伯
善聽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風人歌之厭浥行露
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其末二章鼠牙雀角速訟速獄終
不克從大夫有無家之感宵行之畏而終非訟獄所可
誣故露擇地而零山曰三台觀曰天慶以此測天雖不
中不遠矣

題賦泉圖

嶺南石門有水曰貪泉俗云飲者懷無厭之欲晉吳隱

之刺廣州語其親人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越崖喪清
吾知之矣乃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
一飲懷千金試使夷齊飲終當不易心在州清操逾厲
今吳子吉作此圖謂之賦泉蓋未至泉所惟誦隱之賦
詩以自盟而已余考隱之行事不無賢知之過官至度
支尚書太常每月祿秩裁留身糧其餘悉分賑親族是
矣家人績紡以供朝夕時有困絕或并日而食布衣不
完妻子不沾寸祿豈妻子不如親族耶帳下人進魚去
骨存肉罰而黜焉不食可耳何至罰黜貪名之心與貪
利之心一也心在貪名方且乘人而無天本身而異形
尊知而火馳爲緒使爲物絃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何所
不至子吉無曰賦泉託諸空言充類至義之盡言不言
餽取比于穿窬萬鍾一介辭受取與惟其當之爲貴故
名利兩忘中庸不可能也諺有之人聞長安樂則出門
而西向笑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人心感于物而
易動類此自非心定是圖也無以勸廉且以誨貪子吉
當作何觀

題輞川追勝卷

程季延有慕乎王右丞之爲人取其輞川遺圖而繪之
并錄其詩置之几案若與摩詰相對而身游藍水玉山

間也友人楊元素異之屬余題辭余惟右丞少年善草
隸楷書音律詩畫稱爲六絕而孝友更絕人輞川別墅
奇勝本以娛母母亡遂舍爲寺食不葷衣不繡妻喪不
更娶解居三十年謝遣塵累故其詩曰曾是巢許淺始
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其于是園有圖有
詩直比之蘧廬暫宿櫟社偶寄耳縱浪大化游戲小兒
豈執爲已物戀戀不釋者耶季延無名園第以圖與詩
學宗少文臥游儻亦有右丞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之意乎右丞復有詩云聲色非彼妄浮幻卽吾真滅相
成無記生心坐有求一心在法要願以無生獎此其深

入禪悅處程生披圖作如是想非畫非詩何有于園哉

題十八羅漢圖

余嘗見李伯時十八羅漢圖臨本刻本有宋蘇端明明
王司寇焦太史諸名公贊頌而其人與事後先次第多
不同唐吳道子弟子盧稜伽貫休夢中所成宋神宗所
得南唐王齊翰應運國寶畫繼言顏博文橫披圖筆法
位置如伯時音韻差短益州名畫趙德齊張玄劉國用
與白馬院石恬所畫皆十六尊不知何時增二唐咸通
中張金水畫已十八人畫繼言伯時佛象追吳道子後
歷數其畫見在者不及羅漢何也此圖爲國子先生陳

廷獻物其未識云嘉慶丁卯解制印倣烏斯藏紫金十
八尊者象有髮僧海崙筆畫用金與所見伯時諸圖亦
不合畫家所記戴逵五大羅漢及劉國用成宗道陶守
立丘文播張景思武岳父子范瓊杜敬安與跋異爭名
之李生楊惠之塑嚴氏之雕皆工羅漢不言人數梵譯
阿羅漢尊者乃遠離諸惡不受三界生之總名故有六
十餘軀有五百道場則其人與事自不得同近來畫手
率乘獅象異獸亦舊本未有豈成宗道改武洞清長沙
之製舍短求長自出新意乎考鄧公壽言西天中印度
人畫者施五藏于畫背塗五采于畫面以金或朱作地

用桃膠柳枝水不用牛膠黎州茶馬司有十六羅漢則
海崙倣烏斯藏本自有據惟嘉慶丁卯似是年號按史
建元以來魏齊王漢劉聰南涼禿髮儁儻三嘉平西涼
李歆嘉興蜀李勢嘉寧宋仁宗嘉佑寧宗嘉泰嘉定理
宗嘉熙漢成帝鴻嘉順帝陽嘉漢冲
晋懷永嘉桓帝與宋文

帝元嘉陳文帝天嘉前趙後涼兩麟嘉唐高宗顯慶穆
宗長慶敬宗與宋理宗寶慶開慶夏兩天慶又國慶大
慶人慶遼天慶延慶金崇慶元皇慶宋仁宗慶曆寧宗
慶元北朝山胡劉彞升神嘉宋晉安王子勛義嘉正統
偏霸叛逆僭號未見有嘉慶者不知何代也將無方外

稱龍漢清寧紀年荒忽不可究詰之類耶或曰嘉靖隆慶之際則丁卯寧可兩屬余不知佛不知畫姑捃摭所睹記而書之以詒游藝博物者

題少林演真圖

程宗猷受少林棍法彙之成襲有圖有訣友人吳伯乾以視余相傳後魏孝文爲沙門跋陀建少林寺隋唐間僧力能拒賊至勝國時爨下僧奮神棍火中以却紅軍號爲大士化身緊那羅王而刺麻師益闡揚之國家有征討往往召僧奏効名益著矣昔孟子與謂制挺可撻堅甲利兵陳涉輩斬木揭竿起而破秦秦句戟長鎩莫

能支此以人心向背論非法也即子期抉豫章狄虎彌建大車輪恃其拳勇不聞有法抱朴子曰吳遣賀將軍討山賊賊有善禁者每交戰官軍刃皆不入將軍多用白木棒擊之禁不能行事出倉卒法安在哉今云法傳自神僧荒忽未可知然古人行兵步伐止齊四五六七進退不愆余按棍法實其遺意獨以僧家擅此技似道人養馬不韻耳程生廣其傳可爲兵家一助余記兒時先太父教以拳棒曰顏之推有言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愚不解所以亦坐體弱不勝至今略不省記觀此圖爲之咨嗟太息焉余又聞佛圖澄釋道安鳩摩羅什

寶志公諸高僧當南北瓜分干戈雲擾時坐戡禍亂一鉢一塵勝十萬師程生于彼法中儻有夙因乎幸進而求之無沾沾自喜枯木朽株有先容卽爲萬乘器也

題邵潛夫窀穸志

邵潛夫工于文而厄于遇年踰三十喪妻子遂弃家遠游卽一旦先朝露無地不可以葬而自叙其生平爲志將與所著金蘭券眉如集若圖史器物常用者並瘞之庶幾有知己爲題其墓曰明詩人邵潛之墓足矣見者或目爲狂或目爲達而余考古人故有之若漢趙岐作壽藏圖唐李適盧照隣司空圖豫作家設榻寢臥酌酒

賦詩潛夫亦聞風而起者乎嘗謁蓮池和尚和尚豎拂相向一無所言潛夫合掌如來前願見淨名身修頭陀行此舉似從悟入夫釋言無生以有生必有死耳南華云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爲達命之情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故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壽殤子天彭祖箕倨鼓盆而臨妻喪觸骸不爲人間之勞弃南面王之樂皆無可奈何之意也釋之無生猶是也余又稽訓詁窀穸長夜也生死猶晝夜長夜而必欲志之昭昭乎若揭白日而行天將謂死可生耶是聞也非達也請更叅之蓮池

書鄧彰甫小楷後

王稚欽先生有書薦其門下客施雨云於方寸楮作小楷數千點畫不滑體裁各具宛轉書粒麻上成五言詩一絕卽有炯眸非極視專瞪數拭屢翕蓄而後張不可得其髣髴余少不解事以爲過譽今見鄧彰甫小楷乃知宇宙大矣何所不有物固無無耦者書法余所不諳且諸君子評品已悉獨異天授彰甫目力籠蓋人羣乃爾典策所載有視蠹如車輪視焦螟若嵩山之阿豈盡寓言哉彰甫游白下其門如市余亦猥辱過從愧文不似稚欽先生足以增長聲價然偷生于世明年稱七卞把讀其筭上書猶能成誦可謂大幸敬綴數言末簡

鴻栖館印選題辭

何主臣以篆刻名東南一時無輩沒而人益重之片石與金同價其稱爲弟子以銜鬻者實繁有徒吳孟貞受業最久妙得其解寓居白門蘭若十有五年鮮所交接有知者叩戶求之皆言大佳然率布衣士故所刻鴻栖館印選縉紳百才一二友人楊元素持以示余余爲駭嘆人將此技求評不少孟貞何相見之晚也蓋醫有視色不出家視毛不出門而其神理乃在戎鍼藥名聞諸侯者之上殆此類乎孟貞言主臣不授其子其說在輪

扁之論斲輪也。又言主臣客死白門，渠實助舍殮，傷逝念舊悲愴不勝情。此義亦何門弟子罕有，余並識之。

題陳生冊子

篆施于私印小道耳，然非深窺圖書文字之原，閱覽載籍金石之章，質究古今豪賢書法之變，熟習神悟，則不臻其妙。惟東南文獻大國，師承專見，聞博故多，以此名家。吾楚傖父安知何物，下雉陳生獨善爲之。吳越大方互有標目，亦張楚之一端已下。雉自吳明卿先生特起詞林，而清流雅藝後進遞興，接引倡導，非一人一日。陳生因得以所長鳴，若是乎賢者之有益人國也。

題靜海寺募修閣疏

文皇帝遣中官鄭和率師二萬餘，駕海舶奉璽書金帛，行賚西洋瑣里暹邏三十六國，各隨使入朝，所獻若采，取諸寶貨巨萬，一破國都再虜逆命王，一禽大盜酋，垂二十年出沒風波，漭沅間未有災害，則

文皇帝濯聲赫靈實，震疊之而歸功于佛力。

昭皇帝爲建靜海寺以彰其伐，尊彝所雕鏤海外百物，神姦纖悉俱備，及水陸羅漢象來自西洋者，蓋神禹徵金九牧鑄九鼎，使後人不逢不若之意。寺枕盧龍山泉石巖洞，可游可詠，而潮音閣以事觀世音，最爲宏

壯凭欄四望長江江南北諸山宮闕陵園府寺城郭闐
闐阡陌名勝鉅麗如在掌中蠻夷戎狄來享來玉入寺
瞻仰知所由來皆駭矚稽顙而去而歲久且圯剝矣僧
續欽將重修焉跪誦華嚴經朝暮不絕聲以乞檀施光
祿羅序之少時館其精舍悉其戒行憫其誠苦屬余題
募緣冊余惟留都梵刹以千百計所當繕治緩急有差
獨此似不可緩頃島寇蹂躪我屬國朝鮮五六年費兵
食無萬數未能一大創之歲警時聞比年礦稅繁興民
不安居姦人航海射利私以我情輸夷往往見告夫夷
所恃彼能來我不能往以海故耳而不知我

文皇爲萬世烈也自古未有討西南夷生得其玉若安
南僞大虞上皇之屬者西南夷未有來朝若淳泥滿刺
加王之屬者未有封外國山川若日本析枝之屬者有
之自永樂始海若天吳毒龍妖蜃訶護一介行李不敢
動搖有不世之功德必有不世之福祚寺名靜海金石
之文擬諸形容象其物宜亦圖史之一端符命之一徵
乎易之觀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爲寺中興此
閣將令觀者知海不揚波中國有聖人可以暢
皇靈可以銷逆志可以示鞭撻四夷之威可以昭車書
一統之盛不得比于作無益而漫視之也國家養育人

才二百餘年、能罷之士、不二心之臣、代不乏人、而令譚
官瞽吏、街談巷議、讚述三寶、太監遺事、以爲絕倫、吾輩
鬚眉男子、宜感奮矣、續欽銳意、斯役若有默牖其衷者
余故略彼法、不論而以世法倡導之如此

題瓦官寺僧冊子

東晉哀帝移陶冶淮水北以南岸地施僧慧力造寺因
名瓦官今驍騎倉是其遺址寺故有閣可盡江山名勝
李供奉所謂白浪高于瓦官閣者也後人以集慶庵改
名而指南唐石刻天王象陰有昇元二字爲證蓋瓦官
于南唐時以紀年昇元易寺名而故寺基周迴數里或
亦初地一隅云自僧覺恒以來傳至道深五葉一花深
楚漢陽人蕭祭酒兄弟爲之薙髮嘗閉關三年書華嚴
經已而叅方問道愛此古勝因託栖焉念寺有

慈聖太皇太后賜經廣集僧衆誦閱而中食不繼會開
府西川吳中丞所置別業在寺左右中丞敬禮三寶爲
大檀越深將入峨眉謁普賢道場便乞中丞成此因果
余叔弟素與深往還方佐夔府亦瓢笠所寄徑屬陳茂
才以冊子索贈言余讀

聖母遺詔發政施仁功德與佛同無量中外諸臣猶以
主上未盡善推所爲封事紛然未已深服膺

聖母賜經德意導揚末法濟度羣生且以彰
主上不匱之孝錫類之仁其義甚正其名甚美中丞善
知識必慨然聽許之矣昔瓦官有顧虎頭維摩天女與
戴顓減臂脾塑象皆以技術見長不足論卽法汰道林
知顓諸僧與劉丹陽王長史輩名理清言無裨實用未
若茲舉于彼法世法交相助也爲題其端而付之蜀道
難若上青天聊以此代過所耳

題慧林社卷

天都黃山著錄甚久白岳則近代始顯其營宇不逮黃
十一而香火特盛游者譬之適莽蒼三餐而返腹猶果

然黃高大深遠游者譬之適千里須三月聚糧頃年黃
道益辟且洽四方好古探奇之士接迹矣海陽仰天臺
當黃白中有毘耶蘭若朱文學昆季爲慧林祠社而以
性仁上人主之其名慧林蓋以晉慧遠東林故慧惠字
相通遠公有弟子患山中無刻漏于水上制十二銅葉
芙蓉因波隨轉分別旦夕爲行道之節此社處兩山介
游者未來則企仰見在則賞嘆過去則憶念嘯詠品題
使千巖萬壑之勝闡揚光大與圖經相表裏爲宇宙內
增洞天福地所缺軼耳余聞謝客兒云學道須慧業文

人遠公爲白蓮社十八檀那謝不得入陶元亮好酒則攢眉而進之人倫鑒識故不易及詩三百篇什次第會屬考訂事見註疏中所傳東林詩與記卽文人何讓選佛場談藝林二者實兼有之今文學與上人爲廣大教化主雖無揀擇平等一相然旣以文人立社稱名宜稽之古人所以入陶不入謝爲何反躬內省比陶謝何若無但以口舌校生天成佛後先也

題壽聖寺募緣冊

錢太史受之載酒泛舟至半塘壽聖寺登藏經閣閣高數仞創自前朝有朱案云籍沈氏物其最古者雉兒塔是晉生公時事又元僧善繼刺血書華嚴經八十一卷宋文憲學士爲讚寺所據溪山殊勝喬木凌雲吳中名利如此指不多僂而圯剝太甚比丘梵所堅持戒律銳意興復陳眉公范長白二先生已爲募疏復以屬余余言何足取重第以汗漫游踪適與相值儻亦有宿緣耶因識其歲月姓名于後

因端其遠凡茲各于終
言何足重重筆以千曼
意興莫測眉公葉是白
降吹此詩不多謝而只
宋文憲學士為贊寺池
長晉主人公執事又元會
善繼陳血書華羅羅人
十一卷

大泌山房集卷之一百三十一

京山李維楨本寧著

濟美堂草題辭

江左文獻推王謝諸謝詩具昭明選中而王氏寥寥蘭
亭脩禊大令首受罰宋齊間四僧融儉擣筠之輩號為
文學詩不能多不能絕出獨臨池之技自晉至唐不
可勝數豈皆若右軍為書所掩耶吾友王茂弘實右軍
裔而自其某祖父以來某世率能詩詩各有全集此濟
美堂本茂弘所選在一代如芮之國秀殷之英靈高之
間氣姚之極玄在一門如李之花萼竇之聯珠廖之家

藏韋之兄弟皆可以鼓吹三唐膾炙萬口王氏不朽之業其在茲矣彼十世大夫八世宰相七世內侍者何足道哉茂弘又言其先世顯者取名皆從、又與右軍以下四世名之相類古今事故有奇而偶合者因併識之

構山社草引

潘伯游太初部郢與諸詞人談詩選地得郡人呂姚州吉甫之構木山房爲社而奉游太公爲主蓋太公善詩云姚州與其里曾任子任父文學長卿劉文學兆隆呂文學伯明沔費憲使國聘金陵僧臞鶴新安潘大學景升後先入社然不能時聚詩筒往還而已輯之爲構山

社草屬不佞弁其端昔楚武王伐隨心蕩至構木之下不能軍彼其時戎馬生郊荆尸授子日與漢東諸侯相馳逐奚暇論文墨事客有歌於郢中爲陽春白雪之曲數千人無和者固其所也扶輿靈淑醞釀至今而郢爲天子湯沐地建首善自茲始聲教淪浹人文宣朗方岳之臣得以其隙日脩立言之業士大夫聲應氣求前者唱于隨者唱喁夫人而能爲陽春白雪以鳴國家之盛斧藻山川之秀夫構木之有社社之有草也其孰爲之賜乎諸君子轂音而天籟日帝力何有於我則復奚取於不佞之言

飲和社詩跋

青陽蓋有九子山云唐李供奉易之曰九華名勝益著
余三游吳越從舟車中望其羣峭摩空秀色可餐意必
有才儁士鍾山靈而興者庶幾一遇之而不得數十年
間不知從何出有青陽調布滿天下衣冠之會翰墨之
場俳優侏儒雜進其俗惡使人掩耳殼噉而逐臭嗜痴
之夫顧溺而不返竊意九華之神奇安在令其邑蒙不
韙名卽山藪藏疾不應至此今年羅少府來治吾邑貽
余以飲和社詩一編則青陽諸君作也其人爲吳生五
爲熊生三爲王生一而詩若出一手上下陶韋王孟間
溫厚和平不窘邊幅婉轉流便不傷體製當今稱詩者
無之非是而粗豪軟媚餽餽溪刻亦不殊青陽調之可
厭諸君澄汰殆盡卓然大雅真若穆生之醴周郎之醇
薛長卿之醞藉飲人以和心自醉矣余大異之是九華
山靈所鍾爲才儁士而余鄉庶幾一遇者將在茲耶按
圖經九華峰九十有九九子其一耳秀當甲於羣峰爲
謫仙所特賞去之千年而社中諸君能爲青蓮居士語
其所居地其所遭時不幸類庾信所謂驢鳴犬吠者能
自振拔與山靈競爽且人數復與九合余欲更易九華
爲九子以彰人傑地靈之應媿非吾家供奉足以取重

取信也爲序其詩傳之或更目曰青陽九子詩何如

霍中丞七言律詩題辭

五七言律體至唐始定故號近體而七言更後於五言篇不能合律律不能合體而七言更難於五言唐名家大氏無慮百千人取七言律衡量之備有衆美其人幾何維杜工部古今絕技耳明興七子外嗣響殊鮮蓋有說矣王敬美云今人律詩多從中對聯起得聯多而韻不協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能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體衍爲衆律聯雖匆出意盡聯中而起結別生支節浩博者犯重貧儉者彌窘秋興八首家寥寥難繼忽悟少陵

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窮胡元瑞云少陵體調極正正中有變規模極大而能化宋人黃陳諸公學杜於變化未徹而倣其及體以爲奇不得頓挫開闔之妙遂使輕薄子以學杜爲大戒卽北地亦所不免然其才力雄健尚可並驅熊士選鄭繼之殷近夫輩七言遂無一字平整此二論極有商榷學杜之大法戒也霍中丞少時好學工部又好其七言律覃精極思且四十年故詩于七言律有偏至焉中州士人行公詩百篇皆七言律皆懷古游覽之作而倡和寄憶才百之一二則敬美所謂漫興法也以獨詣爲宗自然爲致材不

借資意不牽會語不轉泊韻不差互則元瑞所謂不作
又體法也巧于用長故善于師古耳世人知中丞爲令
爲郎爲守則清白吏爲藩臬爲治兵使爲開府平羗討
虜則禦侮臣而其詩晚年始出如高允之術陽源之射
不務人知不佞三復爽然自失矣

黃蓬詩引

黃蓬詩者沔叅知陳玉叔居其父觀察公喪與服竟而
詣闕自闕入淮自淮入蜀時所著也諸體備矣觀察公
故能詩至玉叔箕裘日益精好家大人同觀察舉進士
歡若同生卽玉叔弟事不佞二十年於茲亡厭也兩公

後先謝事隱江漢間聲稱藉甚歲在龍蛇相繼捐館舍
不佞筮筮縱縱禮壞樂崩研石至生埃墨玉叔讀禮不
廢諷詠長篇短什旣多且旨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不
佞得無慚耶玉叔始識鄞屠長卿闕下長卿才子讀玉
叔詩善之爲序以傳玉叔則謂不佞故典在筆札且也
累世通家誼不得無言不佞夫何知今海內名文章伯
無如吳王元美先生先生所論撰行世者累數百萬言
郁郁乎在茲矣玉叔宦轍詩筒俱半天下不佞所覩記
夥願以較兩京六朝三唐之勝若胡寬營新豐未有不
像肖者也玉叔行年四十搢搢攻古文辭不休它日竹

素之業足與王先生爭雄語曰蠅附驥日千里無論不
佞夫黃蓬山者非玉叔何稱焉

五思歌題辭

劉恩徵使君三仕于秦而在榆中久官方兵政文武相
配秩然具舉虜南牧者誅內屬者馴振旅奏凱策勲舍
爵則與賓佐士民脩俎豆之容講詞賦之業而所居廨
館歲久圯敗以稍食之贏拓而新之爲太乙樓爲雅歌
齋爲得月臺爲吏隱軒爲含春洞五者最勝地也朝夕
藏脩息遊理詠摘藻嘉客時至揚扈千古綜覈九流雕
鏤萬宰琴尊賞適忘其身在蘊鄉矣今年移節備兵樓

煩榆人乞留莫能得恩徵思其所居是用作歌音節諧
暢大有情致而開闔抑揚體裁無不合度衆競傳誦以
爲開元大曆聲調于今再見不佞竊謂恩徵稅苑宗工
五歌殊不盡所長豈以是媿鄙小縣而稱之近時仕宦
多傳舍其官秦越其人至邊塞尤所厭薄鹵莽滅裂苟
幸旦夕無事去之如遺跡然何有於廨館曾子曰視其
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矣誦五歌而恩徵之治榆可
知也恩徵在榆榆人歌之去榆榆人思之恩徵亦不忘
榆有并州故鄉之戀此無惡彼無敦恩徵與榆人交相
悅也悅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

嗟嘆之五歌所從來矣士而懷居不可爲士有歆羨則
有畔援將東家宿而西家食情見乎辭能寬裕肉好順
成和動若是哉孔子論詩三百蔽以思無邪一言師乙
亦云歌者直已而陳德也恩徵思無邪矣此之謂德音
非歌孰能保此

漢上吟草題辭

昔者周召分陝而治施及江漢貴則王姬公子諸侯大
夫與其妃偶微則芣苢之婦江沱待年之媵廣漢好游
之女置兔發縱速獄穿墉之徒靡不涵泳至德誦頌太
平詩周南召南二風是已發乎情止乎禮義歸乎溫柔
敦厚一按而知其爲王者皞皞之民也豈太史氏采而
陳之有所脩飾潤色于中耶觀察蘇公所部表裏江漢
而安陸爲

世宗潛龍舊邸實二南首善地公至發政施仁鋤強剪
穢江漢間瞿然顧化謳唵蹈舞有父母孔邇之懷羣小
不逞廩廩警跡於行露畏聲於吠厖不復敢肆而公膺
力方剛雖靡事不爲不以馬瘖僕痛告勞襟度冲夷才
情適上舟車所屆遇佳山水或往代遺蹟樂而遊之一
觴一咏大有古人風味蓋今江漢卽不敢望周召盛時
風而讀公詩大指約于溫柔敦厚上自園陵下逮田野

江
土俗淳澆吏治得失情狀猥細案牘功令所不悉載可
以考鏡太史氏采而陳之與夫羔羊五紵之足以表德
標梅包麕之足以見志麟趾騶牙之足以明仁黃鳥葛
覃之足以識景蔽芾甘棠之足以寄愛寧有遜乎以公
治漢上因觴名曰漢上唵草云

郢中詩題辭

蘇使君治沔陽部承天德安兩郡按故實漢沔得互稱
德安故郢子國沔水出焉楚都南郢承天初爲安陸自
蕭梁唐宋號郢州所謂北郢也使君詩在德安者何典
客爲行之曰涓城吟艸在承天者王明府爲行之曰漢
上吟草離之各三十六章而統名曰郢中詩以

獻皇帝陵園在焉使君領職無大此者昭其重也不佞
嘗聞之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
者數千人其爲陽春白雪和者才數十人夫善歌者非
郢人也客也後世訛爲郢歌而下里巴人不復得擅聲
矣已讀漢史高帝自蜀漢定三秦賓人范因以前鋒功
封侯善歌舞帝愛而使樂人肄之曰此武王伐紂歌也
秦去古未遠三代之樂猶存帝所稱善獨巴渝舞其辭
學士家宗之不能易迨後王子淵爲詩令僮子何武等
依鹿鳴聲習而歌之轉而上聞天子以爲盛德事遂不

敢當夫非巴人語耶世移而物變鄙薄巴人豈達於古
今之故哉使君巴產今其詩歌永言聲依永以較閩中
侯所隸金馬碧鷄使者所撰汜鄉侯所歌鮮不合矣獨
怪夫巴幸以使君吐氣而郢人如不佞輩者猶未能屬
和也使當宋玉時聞陽春白雪之奏將無若魚深逝而
鳥高飛乎讀使君詩者可以興矣

任山甫詩跋

任山甫不知何如人也歲乙亥不佞移官過里則曾司
馬稱山甫詩久之劉元甫書自滇至滇有任倅者國士
可識其人不無何而家弟以春雪稿來出以視朱秉器

使君使君曰故余社友也更出它詩相視不佞始悉山
甫矣山甫遊郢與家弟善又好家弟所爲舉子業爲梓
其文新都是編家弟所以報也得無不相直乎詩在唐
卽今舉子業也少陵宗工不能博一第其以是得名者
若湘靈霓裳萬分一耳蓋格不足以盡才而才或至於
舍格誠兩難之矣高廷禮選唐詩有正始正宗而於少
陵閏其統曰大家意謂是耶山甫詩才數十章諸體差
備總之不離其家言而才情自勝假令今之世以詩爲
舉子業山甫入彀必矣以家弟舉子業無當於古作者
而山甫好之山甫工於詩而時不以詩取士人固有遇

不遇哉雖然少陵所爲不朽者于彼乎于此乎山甫好
舉子業而傳之亦憤世疾俗之意也

玄嶽紀勝後語

玄嶽至明始大著幾令五嶽左次然碑板題詠僅自宋
元無論文卽詩亦鮮可觀新都婁江兩公爲賦爲記作
者嗣興山靈生色矣永嘉何無咎游旬日得記一首詩
某首雜記某首今山人率能詩於文未有稱也詩故無
咎長技獨諸記緣情卽象觸物比類嫺婉綿密閎博奇
偉遂欲與山鬪勝新都婁江而在計且遜服何有於諸
山人劉勰云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制作而已
叩天地萬物亦湏人文表著試觀玄嶽金泥玉檢之封
泯泯無聞而何生以布衣操三寸管其言語妙天下藏
在名山傳諸不朽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游梁賦跋

梁孝王好賓客綴文之士爭出其門司馬長卿已爲武
騎常侍病免而客游梁子虛之賦蓋其時也賦成而武
帝好之召見令尚書給筆札相如由此顯名後之人遂
以遊梁爲美談不知其不得於漢而之梁僅一賦以梁
顯漢終莫能大用也相如後數百年謝惠連爲雪賦亦
假相如游梁事然余謂自惠連賦耳相如賦不從人間

來其鄉人揚子雲者文似之而退然不敢自附何論惠連惠連後千餘年而新安方仲美游梁作游梁賦賦不借名於子虛司馬不爲一切排偶直攄已意其比物連類宏博沉壯取則相如而宛轉清便鮮美色澤大類惠連卽以錯六朝人中不辨爲誰作也惠連不能得之於相如而仲美一旦扼謝氏吭而奪其珠豈大梁固有地靈耶何文士之見託以不朽也夫相如不大顯猶能致其身於梁王漢帝之前而仲美久客梁梁諸王孫一無所遇賦成且十年二三知己相與嘆賞莫有爲揚得意者文固能窮人梁亦能窮客耶余三復其文而悲之賦

爲玉山陳孟孺書世稱二絕仲美今卽不得給尚書筆札安知後不爲蘭亭殉昭陵也

江妃賦跋

劉勰云鉛黛所以飾貌而矜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其優劣固自有分矣屈宋枚馬張平子蔡伯喈曹子建陶淵明之屬皆閎覽博物不可涯涘至其賦詠美人要在隻字片語中曲盡麗情冶態千載而後尚令覽者動色斯爲貴耳不然與刻畫無鹽學步邯鄲何殊勰誠知言哉今布衣中多聞強記必以俞羨長爲最所著江妃賦最得屈宋諸君要領文采辨麗

照映人眉睫間洵可喜也或曰屈宋諸君坐是爲儒者
詎病郵而效之無乃不可乎余曰不然仲尼定詩三百
篇其艷語類屈宋諸賦者不少且周公尊后稷配天而
大雅稱母姜嫄履帝武敏歆先生如達不圻不副勞東
征將士而曰親結其縉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
何曾不以爲穢狎賦者古詩之流屈宋諸君蓋昉於此
吾聞之權德輿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魔飲有醉食有體
行有蹙甚則皆可以致斃無非危機其可如土偶木寓
耶顧人之用之何如耳昔姚興以十妓餉鳩摩羅什諸
僧欲效之羅什曰能食此針者可蓄室因舉七進針僧

遂止王安國謂馮當世并門妙喜閉目不觀便是一重

公案羨長雅善竺典余旣賞其賦更書此二端爲解嘲

半石齋詩跋

方子謙攜其友生邵少文所爲詩視不佞旣卒業還問
子謙是詩也而隸之半石齋者何子謙曰少文才而數
奇久浮沉諸生中得半石而奇之立之齋前行飯命酒
披帙鼓琴朝夕臥起曾不相離意興所會就石上研墨
點筆沛然若或助之已擊石拊石而歌若爲答響者嘗
與余言夫石有煉而補天采而鑄器韞玉而輝支機而
織詩當如其藻色有聲變于鍾鼓鳴于銅魚磬浮于泗

濱詩當如其音調有煑如糧液如華髓如飴赤如脂炊
如鼎煎如鹽舍之千日不食詩當如其趣味有五車載
而不上數十人合舉而不動詩當如其沉重有冶劍而
切玉樹陣壘而江漲不移詩當如其勁利有坐而平罷
立而達窮詩當如其情實有履而登車隴而成砒詩當
如其平正有鞭而流血款而受書破而得印刻而鯨吼
化而飛燕詩當如其變化奇異吾財得石之半吾寄適
於石而爲詩亦財得詩之半少文言云爾使君以爲奚
若不佞憮然曰邵生何薄言半也謝靈運謂殷仲文讀
書半袁豹才不減斑固桓溫謂顧凱之體中癡點各半
少文之癡半石也取桓之半贈之其以半石而得詩也
取謝之半贈之亦足雄視一方矣

程用中遺詩跋

吳次魯以詩名新安余後先所見可千首鄉慕之垂三
十年乃君齒牙餘論亦有余姓字書疏往返數矣新安
雨漲布帆一日可至武林余官武林時諸相知相繼過
訪次魯獨不相及余益重其爲人而君亟稱其友程用
中詩用中君里社人也賈竟陵遂以籍自占八十始卒
有五子文行爲士林所重用中遺詩才百餘篇秘不欲
傳諸子不忍父沒沒也屬次魯校定且付之梓次魯爲

之序示余余讀用中詩七言律冒于氣五言絕饒于致
七言絕新于調五言律傳于法皆與次魯所賞鑒不謬
次魯又評其五七言古在離合之間而稱用中初締吟
社率濱最虛心受彈射多削其草余自恨與用中同里
曾不識面僅從身後得遺詩也蓋天下善賈利者無如
新安而因善賈名呂覽鴻烈不盡出一手若用中詩柳
下惠之愛吾鼎沈猶氏之不飲羊明山賓之告漏蹄牛
皇甫亮之賣水淹宅皆長者事次魯友用中用中爲次
魯友殆非苟合用中已矣次魯長余七歲于世皆且莫
人宜以此時行用中詩令世知兩人詩道交道有古人
風因識數語以附次魯之後

彭伯子詩跋

詩自唐以後無如本朝盛於詩無如德靖間而繼往開
來歸功李何李由北地家大梁多北方之音以氣骨稱
雄何家申陽近江漢多南方之音以才情致勝天之所
授雖兩先生不能兼其晚年持論故不相下兩先生並
驅中原而中原言詩者輩出要皆得其性之所適爲李
則李爲何則何而已矣余讀宋城彭幼隣詩華而若斂
冲而若餘清新綺麗醇雅和平方之申陽最近而高張
急節之聲長駕遠御之才蒼然古色嶷然定九卽遇北

地無多讓蓋昔之爲兩先生者類邯鄲之步而今之爲
兩先生者類黎丘之鬼幼隣神識風韻默與兩先生合
兩先生復古於前幼隣反正於後可不謂中原盛事乎
幼隣春秋方富俛焉學日有孳孳至不憚命駕千里求
師友之益雖以馳騫古今可也何論兩先生哉

林若撫詩跋

鄒彥吉先生貽余書言林若撫吳才士也倒屣迎之恂
恂言若不出口已讀天目游籍與落花詩則洞庭縹緲
之奇峭三江五湖之浩瀚干將莫邪之鋒銳白苧子夜
之嫺婉支硎臯廡之清幽虎丘鶴市之瞻麗皆會葺其

勝美揮灑三寸不律中真才士哉籍詩八十首王百谷
先生序之落花則和少師申汝默先生作凡三十首王
先生年長若撫幾兩倍申先生位極人臣若撫和歌儼
然抗行人不可以無才如王先生名冠東南六十年引
若撫爲小友其序與所贈長歌題目甚高吳中詩人如
崑山玉可抵鵲詩莫難於詠物莫難於七言律七言律
一物累數十篇惟申先生能耳吳人評詩不以申先生
加若撫上才之與年位敵也天下三達尊矣信哉鄒先
生崇獎若撫不啻太沖玄晏余楚儉類丘靈鞠名位才
情俱退爲題數語末簡以志河伯望洋之媿云

章生宮詞小引

宮詞不始王建亦不專七言而七言百首則自建外不一二人七言絕句之爲格也語半於近體而意欲深節促於歌行而韻欲遠蓋自唐而格始定初盛中晚各有妙境獨宮詞於七言絕句別爲一格以其義專紀事云耳建故有寥落行宮五言絕一首可爲佳作詩家罕稱而宮詞特行於世豈非以所紀憲文兩朝禁掖秘密之事有可補史之闕遺者耶然幾得罪矣

上久不御朝而用嗃嗃終吉之指壺政奇嚴婕妤之咏紈扇長卿之賦長門亦容有之蘭谿章生游趙相國父子間以耳目所覩記爲宮詞百首析其類十有二而多傳以古語又或自寄其身世之感較之建所作語意微婉而於七言絕句格殊不落筮是百首宮詞之一變也言之者無罪聽之者足以諷將在斯乎風人其幸采之

澹齋詩跋

詩自有律有排律而富麗工巧極矣反古之士以澹爲宗蓋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貴自然耳富麗工巧歸諸自然澹之至也孤陋寡聞者借澹爲口實恣憑臆滔滔信腕談何容易哉陸龜蒙論詩云始則凌轢波濤穿入險固囚鑱怪異破碎陳敵卒造乎澹此可謂知澹之本

而其詩不能超中晚與初盛方駕況其他乎潁人王澹
父以澹爲字因以澹字其齋復以澹齋字其詩其詩不
尚事實不束比偶大指取法少陵少陵富麗工巧無所
不有而氣骨時與澹合又多見于古體拗體然余竊以
爲此亦少陵之澹耳未盡也澹父能得少陵所以澹必
能進于少陵所爲澹吾有厚望矣

詠懷詩跋

漢傳毅有勵志詩酈炎因之爲見志仲長統嵇康因之
爲述志財一兩章止耳阮籍始爲詠懷詩四言者三章
五言者八十餘章則旁及時政世事如黃華妖女之篇

蓋見魏明毛郭並后而寓言于武靈子孟姚亦詩人微辭
相感動之意也沔人王生爲詠懷詩可二百章每章才
二十字析其類爲思君嘆世悲已憫人游仙章首皆冠
以西方之人取義衛風美人之思云嘗考籍行事或終
日不開一言或醉六十日不得言或爲青白眼或散髮
箕倨醉而直視或臥隣婦鑪側任性不羈爲禮法士所
嫉至母終與客決賭飲酒二斗更爲狂謬其求拜東平
相步兵厨校尉草讓九錫文又若沾沾名利好上人而
詩以詠懷爲目假託迂迴將自免耳故嵇康云嗣宗至
性過人與物無傷吾師之未能司馬昭論慎以籍爲至

史亦稱籍喜怒不形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此巧于
爲狂者也王生治公車業一軌于正母服已闋猶不茹
葷奉循禮法如是自陰陽五行農家占卜青烏長桑之
術靡不通曉非叩不談豈初遇孫登卽與商略終古及
西神道氣之術以自侈大名在諸生籍中上可以藐大
人下可與閭閻浮沉同焉皆得豈煩大將軍保持數奇
坎壈一第恬然自如豈駕不由徑車迹所窮慟哭而返
稱詩溫柔敦厚揆之曾懷本趣若合符節矣古天子聽
政公卿至列士獻詩下迨矇瞍瞽師百工庶人莫不箴
諫賦誦士如王生有懷不得施用而徒付之吟咏又令
若鼓隳胡者此其故可易言哉

游梁詩引

昔魏信陵君居趙有處士薛公藏賣漿家間步往從游
甚歡趙平原君以爲羞信陵不善也至裝爲去其後薛
公卒勸信陵歸魏却秦師義聲震天下善乎太史公之
言曰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
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大梁故魏都王孫公子以萬數
四明薛生伯起一再遊而無所遇巖穴之士豈其令人
不祥耶何持平原之見者衆也伯起不以厄窮廢聲詩
感槩用壯矯矯無前夫賣漿以遇信陵成名世無信陵

而伯起立言自爲不朽此兩薛者孰愈哉語曰知我希者貴識薛公於賣漿在信陵誠佳事至爲薛公討五漿先饋曾不若爭席爭竈耳或曰伯起善中尉伯榮伯榮得士庶幾信陵君

潘穉恭近稿跋

潘氏自景升以詩鳴舉宗化之嗣響者盈耳吾必以穉恭爲難弟其詩已行世者豫章劉元丙鄧太素閩曹能始陳元凱校而序之余所見鑿江集則頃日游閩及上下金陵廣陵所作或謂得江山之助頓爾奇進襄琦峭拔明秀葱鬱深沉浩瀚清淺縈迴非復吳儂體勢夫昔

人觀舞劍聞江聲書法益工彼其瑩精積習之久一旦觸悟輻湊而來且忘其所由出穉恭胸中自具丘壑其于詩尤刻意啓居飲食無往非是江山色相若神者授之相得益章耳不然穉恭所經歷地冠蓋舟車道路如織不能爲穉恭一語者何可勝數哉寄聲景升比復夢池塘春草否

書丁南羽詩後

南羽視余詩涉獵讀之喜而爲作序秋雨稍涼取其集卒業中間古選歌行煉辭琢字韻頗古人使楚僖畢世不能得一語方覺前序未盡厥美老僊何敢爲任沈家

賊惟屏白香山詩不見可耳

書程長文詩後

今詩之弊約有二端師古者排而獻笑涕而無從甚則學步效顰矣師心者冶金自躍斐駕自騁甚則駟市人野戰必敗矣程長文詩不求之今求之古不以古役我以古爲我役篇有全錦句有碎金字有明珠合先民程度而自成一家言詩人之巨擘也長文有友吳師利振之清脩不受世氛力學不斲人知相觀而善謂之摩矣

題曹蓋之詩後

潘景升爲言其里中曹生詩才於樂府騷選擅長而近

體尚未精詣余讀生行卷信然詩自三百篇而後騷樂

府古選次之騷盛於楚漢能繼響至魏亡矣四言盛於

周漢變爲五言又變騷爲樂府魏六朝能繼響至唐而

皆亡矣唐詩推尊李杜李曰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

杜曰恐與齊梁作後塵李杜之鄙曹蓋輕六朝也其理

是其才實有所不逮也亦其時限之也夫以魏六朝唐

所亡李杜所不逮而曹生能擅長猶云未足耶天下馳

騫近體置騷選樂府不講方藉曹生爲前茅且夫作近

體未有不自騷選樂府中出而能與唐人方駕者景升

之說余竊未解曹生勉之哉供奉七律工部七絕殊少

古人善用所長不諱所短故其長冠絕今古曹生無以所長自足日精詣焉近體無爲求備矣

朱筠臯詩跋

唐人集詩句爲圖蓋掇其秀者人不數章篇不數句足不朽矣余讀朱庶子序朱承甫詩所摘十有八聯皆具唐人風致卽求諸黃滔王起張爲李洞編中當不多得余又嘗見朱斌登鶴雀樓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檻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重樓芮挺章以斌爲處士載之國秀集或謂此王之渙登黃鶴樓作黃河與黃鶴樓不相涉其誤無疑或又以爲朱佐日作武后嘗吟之以問李嶠嶠對曰是御史朱佐日詩挺章唐人距斌不遠其指爲斌自確斌姓名垂至今惟此二十字固不在多承甫亦處士全集甚富要以庶子所采當與斌並傳媿余不能爲李巨山以其名上聞也

吳伯乾近草跋

宋吳邁遠好爲篇章明帝曰此人連絕之外無所復有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曹子建何足數哉擅超聞而笑之今吳伯乾甫脩文辭之業三十年從遊樵李樂水部兄弟學大進又嘗入楚與余談藝其人馴謹退讓士也族多素封簪冠蒯履居其

間無不足之色。每含毫沈吟數點竄而後出之。就正師友必得當然後已。人有隻字片言合作誦不容口。宗人西爽堂儲書充棟。積歲校讎復之。句曲檢道藏期以三年卒業。頃出所爲近草視余。皆毘陵南徐經年旅次中詩所長不啻連絕。所得稱意語不少。而猶慊然未遑。茲非虛心實腹強骨弱志之明驗。與令與泰始帝司徒右長史輩同時必重相獎許矣。余爲題其首以箴夫世之稍知理詠而高自標置者爲今吳生無若昔吳生也。

汪介生詩跋

弇州文章九命夭折爲酷惡疾附焉。新安汪大呂善詩

以瞽廢其子介夫才更奇。年二十有三而卒。余見介夫詩必不經人道語。出鬼入神。以此始亦以此終。爲地下脩文郎固宜。陽伍伴侶輩白首牖下。使此人死又獨大呂父子缺陷最多。視天真夢夢矣。夫片撰升堂書諸竹帛。千古有生氣。莫壽於殤子。斯之謂乎。邵仲魯傳其行。吳次魯序其詩。情甚楚。余欲寬大呂西河之慟。故云然。

題王彥倫詩後

諸詞人脩禊事王太古與焉。分賦蘭亭諸體。嘆王大令詩不成首受罰。右軍序不入選。作者之難如此。坐客視余手扇是王彥倫所書。午日秦淮泛舟詩寓織靡於渾

成出精深於平淡問之則太古子余舉酒賀太古今王家父子勝晉人矣已索觀他詩稱是書法亦大有好勢後生可畏如此因謔太古恐阿劭作子敬答謝東山語世人那得知坐客皆爲粲然

題程用貞詩後

山斗程氏可萬人而爲茂才者以百數不必盡工舉子業工舉子業又能爲詩者余所見無如用貞昔顏之推有言文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舉子業必四者備而後稱善卽詩家要領安能外此然治舉子業者不敢爲詩爲詩而以舉子業法用之輒墮惡趣則何故哉辭與理競詞勝而理休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忘歸穿鑿者補綴不足犯顏氏之所戒故兩無當也用貞詩理致氣調事義華麗相得適均舉子業如之顏氏所不能獨違時俗者去泰去甚超然屹立史有儒林文苑傳馴致其域無難一詩一舉子業未可盡用貞才矣

淮集引

雲間方衆父爲汝州時薛千仞從之游嵩河余因與締交夷門序其詩又十年晤之武林則以攜子赴都試遂補諸生余苦簿領不得亟見而衆父已物故又十年晤

之淮上知其子亦蚤世千仞窮愁滋甚而蔡人閻計部
汝用以舊練館穀之淮集所繇作也千仞詩溫厚不爲
儼薄豐贍不爲纖靡高華不爲亢厲夷暢不爲鉤棘無
改於二十年之舊而其氣益沉其致益遠按之無卻出
之有餘則二十年所閱歷攬采得之游者良多以雅以
南笙磬同音此淮上故實計部居淮門無雜賓千仞倡
和之外澹然自適詩是以奇進耳昔趙簡子嘆雉入淮
爲蜃惟人不能化竇犢曰君子哀無人不哀無賄哀無
德不哀無寵哀名之不令不哀年之不登讀千仞客淮
詩漸入化境其人德可知夫游客溺情賄寵失名末路
猶雉之耿介文采與蜃之滅沒泥滓較也奚取化哉

張髯詩草題辭

澄江繆太質者余識之郝仲輿所其人願虎頭之癡
米南宮之顛不可一世而獨與里中張髯韞之善攜以
造余曰使君座中那得無此客既見接談與太質草木
臭味也已出一編詩則沈千秋尹孔昭兩君皆爲之序
亟稱張髯張髯云余因語韞之子詩亦如子髯離離若
綠坡竹者其疎豁勅挺也鬱鬱若春田苗者其密緻敷
榮也本自骨中者其獨造不襲人口吻也如戟如虬如
蝟毛磔者其發揚軒舉也冉弱而調因風披靡者其沖

澹超逸也。布置勝人者，其格律齊一也。黝若玄圭者，其色澤朗潤也。惜哉！生不逢時，爲宋于思，爲楚長鬚，爲謝瞻，殊毛爲劉瑜，方正爲參軍，喜怒府公，而第以吟安一字之故，時撚斷數莖哉。雖然，三國時魏有鄴下黃，吳有會稽紫，蜀有漢壽絕倫出羣，其成敗異轍，而英雄自有所屬。髯復何可槩，人人美子詩，亦如美子髯足矣。不然，髯如臨淄屠商市之男女，未有敬之者也。且夫太質若傳說李庶，假貌可相易，子豈惜此，而其文藻著見名踞子上，何也。攀龍捋虎爲富貴，容僅可駭俗目耳。兩人俯而掩口胡盧而笑，因題其語于詩草之端。

感懷詩跋

詩之有各體也，始自一人創之，而後遂沿襲如矩矱，不可易。英雋之士，其才氣凌厲，今古往往與俗尚相左，感槩激昂，鬱抑佗條，不得已而託之詩，時與體出入，蓋其變也不佞。讀周生詩，深悲其志，云生爲諸生，有聲以他事被坐忌者，重文橫入，幾不免睥睨世途，怨溢而動其詩辭，不廢舊能爲新聲，不期律能爲調，語曰：齊音敖辟，喬志楚人，深於怨生也。兼之則才情勝也。君之子嘗爲不佞言詩，不欲以工傷氣，於法宜有所縱，舍夫長樂衛尉之兵，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不

得休李將軍獨不然嗟乎必李將軍斯可矣

百一詩引

百一詩始自應休璉今傳者財數篇或云休璉爲曹昭伯長史以詩諷諫庶幾百分有一補耳楚詞九歌實十
一篇卽七啓七發之類古人立言寄意固不專計數也
謝生百一詩其篇則百一而其體則七言絕句其事則
皆閨中人語蓋評三百篇者曰國風好色而不淫流爲
玉臺新詠漢上題襟竹枝花間之屬窮變極態矣士有
才情者借以發舒其緝藻而不得志於時者又因以宣
暢其鬱邑亦詩六義之一也然語出閨人則才情有所

不宜騁酌於深淺穠澹之間而後合作七絕僅二十八
字耳境迫而難舒格定而難衍於近體歌行或不得其
平而意趣深長興致爽逸不必可解不必不可解若盡
若不盡則自唐供奉江寧諸子外其人無幾可不謂難
乎生有才情不得志於時寓言閨人能肖唐諸家醞藉
春容音律韻度乃爾夫寒食連昌上則受知人主膾炙
禁掖而伶工歌女誦二王高常侍之句駭爲天人中唐
清江一曲於今稱之伶工歌女之口遂與萬乘爭重抑
何故哉生必居一於此矣

游蜀詩題辭

唐人詩杜工部無以尚矣而說者謂其詩自入蜀以還益臻神妙工部避亂入蜀嚴武再鎮兩川奏爲節度叅謀未幾蜀大亂其于蜀可十年轉徙成都東川閬梓嘉戎雲安夔州間殆無寧日妻子不免饑寒將所謂詩必窮而工者耶至於今讀其詩蜀山川人物如指諸掌恨不同時奉杖履以從游蜀者按其詩而問故實得所經歷棲宿題詠處徘徊吟諷不忍別工部以蜀詩益進蜀以工部詩益重交相爲賜也武陵諸生林元琳長於詩大將軍李公旣平播再領蜀帥元琳從之遊所爲詩若干篇清綺雄渾大得工部遺法今帥權不若唐節鎮能使元琳爲工部而以上客禮禮詞人談笑碧油之幕啓息嘯傲自由凡蜀山川人物名勝停驂命酒豁耳目而開意智能使元琳爲工部詩大將軍平播功非嚴武所及露布凱歌賓主倡訓以鳴國家之盛較工部邁會憂樂懸殊夫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妙元琳才士哉以明今日蜀而有唐日蜀客詩豈易也

嶽雲草題辭

昔者師曠鼓清徵而玄鶴二八來翔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鼓清角而風雨大至裂帷幙破俎豆墮廊瓦坐者散走余以爲欺人語耳今讀汪大呂嶽雲草而知其非妄

也大呂家白嶽而目與師曠同取嶽之形勝故實與四時景物一一詠歌之天門石柵鬱葱掩藹澗水桃花點綴映媚丹鼎藥灶與香爐烟氣交錯飛騰碧蓮之池雲龍之潭珠簾九曲之泉驚濤細浪雷轟霆擊練曳縠披各極其態羣峭摩空孤峰蔽日星臺月嶺清光可掇霞洞天梯壯麗不凡三姑三公五老五下仙人玉女觀音彌陀羅漢老君之屬或獨往獨來或進旅退旅叱石羊調鸚鵡驅橐駝降黑虎躡紫雲呼飛雨結萬人緣憇長春圃批棲真巖窮華林塢殷殷賑賑淫淫與與使人應接不暇耳目轉易身世都忘心神狂駭抑何殊於師曠鼓琴時哉曹孟德有言非有四目兩口但多知耳余嘗客白嶽十許日覽涉殆遍所得詩不及大呂十一負此目多矣爲是其知弗若與曰然

北征草引

布衣稱山人山人稱詩而遊大人以成名者東南若吳與越不可勝數惟楚人詩鮮師承又不樂去其鄉諸遊客多在江南佳麗及兩都要津而西北地寒儉類不屑就唐生楚人也以稱詩遊遊率在齊魯趙魏秦晉間復就余拙宦不能詩者欲以相引重無乃闕於計乎已視余北征詩則知魏人李少保趙人趙文部齊人邢太僕

詩名當世士遊其門者一言貴于朱紫唐生皆得承事焉而少保又爲評其詩史言曹丘生季布楚人相爲游揚唐生謬以是望余故秦晉之遊無所遇合然三先生齒牙餘論共獎成之沒且不朽唐生楚產學于北方之豪傑可謂善變亦善噉名矣

塞陽小草題辭

余已爲潘方凱詩序此塞陽小草王太史泰宇序而行之方凱復索序于余蓋自新安至武林吳門廣陵可千里山川明秀江海宏深人文都雅地利豐贍可以發詩興供詩資游覽之適孰者克尚余故所嘗遊亦嘗有詩不能如方凱明秀宏深都雅豐贍具集諸美遂與其地靈人物競勝也因題數語以續太史之後座客曰君于方凱無乃有偏嗜乎昔孔文舉聞人之善若出諸已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知而未言以爲已過謝玄暉曰士子聲名未立當共獎成無惜齒牙餘論此余與太史所爲序方凱詩意也

遠遊篇題辭

潘方凱楊元素爲余言攜李徐仲芳少受什一而折節受學遂損其貲多文以爲富有詩一編曰遠遊往往出清綺語兩生獻疑曰遠遊名篇昉于楚三閭大夫朱文

公謂左徒旣放陋世俗之卑狹悼年壽之不長欲制練形魂排空御氣浮游八極後天而終以盡反覆無窮之世變雖曰寓言然所設王子之詞苟能充之實長生久視之道今仲芳所游江河間僅千餘里所著皆酬往慶弔之詩與靈均指宜不相似然余謂離騷之後善爲寓言者莫如漆園吏其內篇首逍遙遊大之爲鯤爲鵬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里小之爲斥鷃鷦鷯鷦鷯鶻槍榆枋翔蓬蒿巢一枝游不必遠而逍遙則一此與騷所謂小無內大無垠者道實相符得道之士能大能小屈游莊遊故並行不悖也仲芳以遠遊名詩亦若兩家寓言耳兩生唯唯以語仲芳書而第于詩之首

爲薪草跋

貞成王孫通其友鮑梁父于余曰梁父善詩詩名爲薪草余讀而善之客問爲薪名義何居考詩三百篇諸言薪者覬風自南吹彼棘薪養之盛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見之明也翹翹錯薪言刈其楚采之精也析薪柁矣理之順也綢繆束薪意之密也爾牧來思以薪以蒸力之有餘而休暇也采茶薪樗以自食芄芃棫樸薪之標之以祀天帝三辰或豐或儉用之宜也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內任已外任物相資而成也梁父詩具矣是詩

也惜哉其不遇時也揚之水不流束薪有冽沈泉無浸
獲薪政壅闕而民重困方今時事類此梁父數奇雌伏
遠游寡助有樵彼桑薪印烘于熤之戚有有敦瓜苦烝
在粟薪之感其名之爲薪也固宜客曰梁父新安人新
安紫陽先生註詩較君言不盡合夫紫陽家言治舉子
業者奉之余所引鄭箋孔疏與梁父詩皆於舉子業無
當述而題其詩首簡亦梁父稱名意也

汪生詩題辭

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張思光
云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

心師張玉海集不傳所傳海賦小有意耳淵明詩梁昭
明稱其辭采精拔迭宕昭彰鍾記室稱其篤意真古風
華清靡蘇端明稱其質而實綺癯而實腴彼于書不甚
解正所謂師耳以心有體爲常者人能之至乃合自然
思光固未易及姑以詭越自掩耳顏介曰鈍學累功不
妨精熟無才思而自謂清華江南號吟癡符其家訓先
勉學後文章殆有深指故學而不工者有矣未有不學
而工者若不工而實工若不學而實學此學與工之詣
極也友人示余汪千頃詩得之讀書而不爲書所縛澹
然陶家風味其不因循寄人籬落下亦與思光同而不

至爲世人所驚又好與友人通擊難得其評論然後出手視夫詭擊邢魏椎牛醜酒招延聲譽者相萬矣因題其端獎成之世有顏平原將采錄焉

郝公琰詩跋

郝公琰弱冠工舉子業更善爲詩盡出其詩示余且曰將東下金陵竟舉子業之所長詩當有進于是者蓋嚴滄浪云詩有別才非關理也詩有別趣非關學也而款啓寡聞之輩借爲口實夫有別才別趣則必有正才正趣理學何所不該寧分別正五經與孔思曾孟之書是理學之範圍也舉子業童而習之余不具論就詩一經

言賅類博而取義遠被之絃管金石依永和聲可以動天地感鬼神非理與學安從出乎故理之融浹也趣呈其體學之宏博也才善其用才得學而後雄得理而後全趣得理而後超得學而後發四者缺一不可宋人以理學成習其詩往往墮佛家所謂事理障者滄浪蓋有爲言之也始余讀公琰詩不爲理縛不爲學使清才逸趣令人心賞乃今以理學求舉子業以舉子業求詩此爲卓識足矯滄浪之弊矣余芻狗舉子業垂四十年而竊窺今時業舉子者於理學殊無當也何益詩毛髮事離之雙美合之兩傷其神化至境殆難以口耳授受請

更三年公琰幸有以啓我

黃友上詩跋

今言詩莫盛于吳吳得一弇州先生名世天下翕然宗之
余嘗疑杜子美不啻有十王靡詰語竊以爲軒輊太
過後見先生晚年定論殊服膺摩詰又極稱香山眉山
非後人所可輕議乃知先生網羅千古集詩道之大成
其名世宜也自先生蚤歲尸祝少陵以洗吳人軟美脂
膩之習而吳人詩壯或失之躁厲工或失之穿鑿富或
失之餽釘深或失之閹塞新或失之詭僻去唐人聲調
彌遠矣今得江陰黃友上詩不專匠心不純師古內緣
情而外傳景斂華就實斲雕爲朴書畫家所謂逸品卽
不知於右丞何如夫亦白蘇流亞已友上不襲弇州少
年持論故其于少陵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
可其于弇州不至爲老氏之申韓荀卿之李斯夫白舍
人蘇端明嘗游吳文采風流照映後來又身及事弇州
爲廣大教化主之日友上方得是詩稱之嗟乎何今人
易言詩也

劉生詩跋

晉書言左思作三都賦時人未之重皇甫謐有高譽造
而示之謚稱善爲其賦序若謂思賦賴謐序以傳殆不

其然當時衛瓘張載劉逵張華陸機孫綽輩皆名士或作略解或注魏都或註吳蜀或以爲班張之流或以爲不能加或以爲五經鼓吹似非取重一人假令思賦不佳謚虛譽能無取譏識者今士好詞賦而更好名遂成風尚作者必取重玄晏君子善善居長亦樂爲玄晏不辭然必人人如太沖罕矣劉生世金谿從其父遊金陵遂家焉治舉子業不售而好爲詩與李民部元祉唱和最稔又與其鄰余友楊元素善因元素視余詩屬爲序余非玄晏何能爲太沖地竊比王謝家小許物謝安石鄉人蒲葵扇取其中者捉之士庶競市價增數倍王逸少書戴山老姥六角竹扇各爲五字但言是王右軍書人競買之君厚貧獨此一編詩詩固不啻扇中者余題亦不啻五字持至金陵囊中或可有阮孚一錢杖頭或可有阮宣百錢乎非所敢必也

鸞飛草跋

頑仙不若才鬼今凡降人家談休咎爲詩若文皆鬼而附於仙者也或疑其體格不應與人間世相升降余按釋名仙遷也從人旁山人遷入山亦人耳鬼未有不因人而著者人爲鬼用與夢中作詩文同其體格隨古今人相升降亦何怪焉東阿喬右丞所知徐生正甫善乞

靈叩之須臾可至箕動如飛辭翰率斐然有致已而生以所自爲詩來贊若傳神寫照不覺有異余始信仙鬼因人之說非謬彼古強張氲輩緣飾古跡自貽玷缺何爲哉世言李太白仙才李長吉鬼才生才近仙非鬼其署鸞飛者何語出莊生莊生仙才所祖生居其小者也

天倪齋稿跋

莊生齊物論曰和以天倪自序著書之義亦曰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註自然之分也順自然之分各言其所言小言詹詹大言炎炎無美惡一天而已匪直也人唯蟲能蠱唯蟲能天合喙鳴喙鳴合可與天合又豈必

有血氣心知之物爲然木竅穴受風唱于唱喙小和大和吹萬不同是爲天籟故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漸近自然也今世稱能言莫盛於詩有林有學有識有氣有體有調有韻有態而去自然之分彌遠其流弊莫如東南獨西北諸君質任自然譬之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材不必博學不必深識不必奇氣不必雄體不必具調不必合韻不必諧態不必工倚樹而吟扣缶而歌雖有他樂不復請矣余嘗以是畸於人而侔於天其轂音乎彼詩人嗷嗷以是非相墜則有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聾曠之耳而人始含其聰耳客有示余天阮齊稿者

若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令漆園吏復生必灑然異之
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耶其人爲誰晉張舉甫氏也

違名館詩跋

余旣跋友詩友上復請曰家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
使君幸爲之顏其楣而以不腆詩隸之余曰詩道之陵
遲也病在好名而實不副尹文子言齊人有黃公者二
女國色謙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
聘者衛繆夫冒娶之則國色也然後曰黃公好謙國色
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子善詩不以詩名余
今始得之不且失子子齒長而居貧詩不可以療饑吾
姑爲子衛繆而已因以違名名子館以館名名子詩今
吳黃生與昔齊黃公並名孰謂謙不受益也

蔣元貞詩跋

余知蔣元貞善於醫不知其高於義也知其高於義不
知其工於詩也元貞潤州人以醫行邗州遂家焉其詩
皆居邗後作音格高暢興致秀逸他日必且名家余聞
昔人言詩有聲病俗不可醫元貞不佞然諾不重精神
清遠而氣軒舉中無俗情故詩無俗韻此可爲知者道
難與俗人言也

金陵近草題辭

許生金陵近草百餘篇余獨喜其跋畫冊語云詩畫同源異派作畫者不根據古人率意布景山川林木縱法點綴竟不知作何物而託之曰能自變化出奇何其妄耶蓋弘正以來詩追古法至嘉隆益備益精極盛之後難乎其繼噉名者才不足而思陵駕前人信心信腕更立一格不知其所接拾僅唐中晚宋元之剩語而漢魏六朝唐初盛所不屑道也安左其爲奇爲變化哉生詩必師古而後出之於畫亦然謂王摩詰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自負誠不小其持論宗指不可易矣余取而題諸首以箴夫後進小生志大言大行不掩言者

旅游集引

許山人再游大梁大梁歲薦饑無以食客有司苦罔密事叢不暇論繩墨之外天降淫雨山人病不出戶有憔悴之色而理詠不廢集其後先詩如干首名以旅游意若矜其才不當困於游者不佞謂山人子好游乎吾語子游禹言之生寄也仲尼稱游於藝世有山人山人有是集總之逆旅耳能爲是集不能無困旅游子何怨不能無困旅游旅游不能奪是集子亦無沾沾自喜矣

漁父辭引

郝公琰工詩而貧操舴艋游江湖間十年與漁父狎爲

漁父詞示余其於家則張融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其於魚則王弘之釣亦不得亦不賣其於興寄則張志和烟波釣徒陸龜蒙江湖散人詞之聲音調格相出入矣余家三篔水畔漁釣固其本業爲世餌所中三仕三已今老病免青莢綠蓑返其初服將從江上丈人遊顧不如公琰習於水也請爲先導而余擊榜鼓柁和之

采茶歌引

茶於味至清用之清士爲最宜產非一地事非一朝而新安松蘿晚出名冠天下友人丁南羽詩品畫品亦晚出而名冠天下家在松蘿日以茶爲事作采茶歌擬託殊自卓遠今夫薇與芝亦何地不有而首陽商山以人重讀其歌超然作出世想南羽此歌行松蘿滋貴矣

江偉長飲酒詩跋

陶元亮有託而逃于酒詩十九談酒中趣白樂天詩二千八百章飲酒者九百余以爲不必中酒時作獨李太白斗酒詩百篇張伯玉亦如之胡楚賓必酒然後下筆余不勝杯酌每吟一詩至經日不能得竊疑言者或過其實今江偉長詩三十首皆得之有酒亦如酒五齊三清香色味各臻其妙乃知古人言不謬詩有別才酒有別腸余之拙于此兩端也天限之矣

跋汪士能悼小婦詩

汪士能少以詩酒自豪而無媵侍五十甫納王氏姬姬善事女君女君憐愛之遂生子士能適鬻之有恩無何適卒士能貲數萬負責者衆復坐註誤折閱十九時留滯廣陵間姬爲持門戶教其子善屬文大爲前邑令今中丞張公所賞士能亦遂忘家飲酒賦詩有以自樂也今年姬忽卒士能不及見而心悲之爲詩告哀與生平寄憶之作附焉古人贈婦悼亡詩固不少然率以伉儷之重或內作色荒耳士能艾而無子以姬延如綫緒婉變弱質代而爲保家主又代而爲慈教父遠千里近數年不牽帷廡之愛以成士能高義可謂汪氏功臣矣關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傷士能庶幾兼之他日其子爲趙無恤爲周伯仁爲裴秀爲干寶姬且垂竹帛無窮情生於文自士能文生於情始也

書昭涼詞後

古人有言秀色若可餐惟毛嬙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眺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乏此吾友王敬美語也余嘗讀唐人詩賤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古之名佳人者要亦有天幸焉身在閨

江
三十九
禮非人人所寓目欲以評騭優劣無適爲據詩人之作
有目共睹上下數千年按其言差次之毫髮莫能遁然
則詩人成名之難豈不倍蓰佳人乎哉俞羨長爲昭涼
詞百首比於羅虬能以有盡之詞抒不盡之情比於王
建能以有盡之事發不盡之才可謂詩人矣余不識昭
涼何狀顧羨長傲睨一世當不令魚目混珠而挾瑟市
門之賤一旦與江妃漢女並流聲竹素間抑何甚幸也
天忌人多取其最忌者莫如才用其才於詩足以賤貴
者而生死者幾奪造化權王司寇所著文章九命固宜
不免彼佳人於世何所取重而天恒忌之貧困玷缺偃蹇
夭折無終無後略與文章九命等何也目之於色性也
世寧有見好色而不知愛者乎彼才士者有識與不識
猶未必爲衆所曹好而人少則慕少艾無賢愚不肖若
一樹高於林風必摧之女以色博名高爲天所忌薄命
宜耳嗟乎佳人如昭涼得羨長詩以不朽而無救於既
往之淪落詩人如羨長餬口四方無所遇而僅一得於
昭涼名之爲崇從可知已柱下漆園著書首稱無名蓋
亦有爲言之也

書陶姬傳後

茅生爲陶姬傳一萬五千言又歷舉古之才交情交名

交意氣交鬼神交者具五美焉春秋元命苞云翼星南
宮羽儀文物聲明之所豐茂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
四門列天庭衛主故俳倡近太微而尊天且不違況於
人乎人曾有磊塊而壹鬱不得發則寄適烟花遊戲翰
墨亦豪士詞人風流常態也五美余不復論其思媚于
姑善事女君終莫爲難擇可虞侍生以圖宜子者不一
一也蓋庶幾哉詩之小星螽斯禮之內則婦順矣此可
垂方策而被絃管姬之有傳不亦宜乎近代齊人李奉
常爲張二誅及詩然事甚略獨其年更天於姬而以奉
常故百年如生姬之得生不朽也校張遠甚爲識數語
傳後曲終奏雅勸百諷一是在觀者何如耳

專對曲絲奏華薩百願一最至購者何咬丑

為識數語

四一

江

程